

曲園叢書

14
484
41



484
41



五五 俞樾纂弟四十三公三 德清俞樾

余流覽 國朝諸家記載有可喜可愕可感歎者刺
取其事分爲五類類各五事得二十五事因題曰五
五昔昭明文選錄七發七啓七命諸篇題篇曰七余
用其例也

五義 曲園叟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余以爲仁與義非有
二道也義者所以行其仁也是以伯夷叔齊扣馬而諫
太公謂之義士而孔子以爲求仁而得仁仁義豈有二
哉余觀匹夫匹婦之所爲有士大夫所不及者殆古之

所謂義士者歟孔子不云乎義以爲尚故著斯篇
王全河南南陽府某縣人有子七歲寇掠之去仍棄之
中路有翁嫗拾而養之遂以爲子義不得返全無子乃
議買妾唐縣有謝萬程者事親孝父死貧無以斂目其
妻李氏而泣李知之請自鬻爲喪具於是全乃出白金
二十四兩買李以歸李哭請於全曰妾生士家知詩禮
翁死不得已而鬻身君誠能全妾之節君德洪大必昌
厥嗣妾願早夜供績紵償君貲全許之俄而全子以翁
媪皆死復歸於王而全之兄曰大有者小人也以全私
納亡人訟於官南陽郡丞張公三異鞫之全曰此非亡

人吾子也向掠於賊今歸耳問少婦何人曰此唐縣謝
萬程之妻鬻於我爲妾而不我妾也張公召萬程問之
萬程具言所以鬻其妻者張公歎曰古有傭身以葬其
親者世傳爲孝爾若此可謂孝矣乃答大有命金子仍
歸全謝妻仍歸謝而旌於謝萬程之門曰節孝雙奇
曲園叟曰謝之孝李之節是固奇矣乃王全者亦天下
之義士也不旌其門何歟陳書徐陵傳弟孝克當侯景
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妻不肯卒賣之以
其貲養母景行旣歿妻歸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
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遂復爲夫婦徐孝克之賣妻養

母與謝萬程之賣妻殯父其事正同乃孝克之妻不克完節而歸則以買者非王全也故余反復此事而歎王全高義尤不可及

陳確字繹思江甯人其父官長沙之湘鄉遂家焉確爲人尚大節不治生工詩文所居一茅廬書數卷竹數竿而已有和本初者本北人也傳者失其郡邑其父以守備官楚中而本初遂爲善化縣學生確與善旣而本初爲粵東一縣令延致幕中時確方客游永新本初謂令曰吾有友陳繹思在永新久不相見矣公許我迂道訪之則從公往不然請辭令諾之中途易小舟逶迤入永

新境未至墮水死確在永新意忽忽無聊移寓蕭寺日買酒爛醉醉輒賦詩搖筆如飛或拔劍狂歌呼平生諸故人姓名人皆以爲狂莫省其故也俄而本初訃至確疾走至其所撫棺大哭氣幾絕家人救復甦有聞曰本初爲我死吾何復求活吾從吾友地下耳不食數日亦死

曲園叟曰朋友爲五倫之一世之悠悠者奚足言朋友哉若陳與和可謂死友矣雖羊左何以尚茲王良梧貴州平越府人設逆旅以待四方之客者也時有劉宏甲者字天繩山東單父人父具瞻官雲南徵江

府經歷宏甲與弟宏基奉母趙氏家居俄而滇亂音問
久絕及寇平道復通宏甲請於母曰宏基可任子職兒
將往求父願勿以兒爲念乃挈一僕以行越二月至平
越所主卽王良梧逆旅也而宏甲與僕俱病數日僕竟
死宏甲伏枕痛哭不知所爲良梧聞哭聲哀之詢其故
曰孝子也若好將息南行之事吾當爲若謀之於是良
梧爲營葬其僕又數日宏甲病稍差乃問良梧曰君前
許爲吾畫策此間甯有人可共緩急與俱之澂江者乎
良梧唯唯有閒又問良梧乃曰君以孤弱入不測新定
之地而欲求可與俱者此非吾所能任也所能任者獨

吾耳宏甲頓首謝乃以酒酌地約爲兄弟遂共發平越
是時所在土寇蠡起城堡咸戒嚴往往至莫不得宿處
則露宿草莽間皆以良梧護持得無恙又遇盜於大哨
坡脅以刃宏甲泣告以尋父事盜乃悉取其所齎金曰
憐汝孝還汝衣被免汝以寒凍死而良梧所分齎金則
以智匿得全卒資以達澂江而澂江經歷已更數員詢
之舊胥則曰若翁今在永昌矣宏甲念更當西行二千
餘里辭良梧良梧曰爲德不卒非夫也行耳及至永昌
始知其父實在騰越之畛頭鎮自永昌至騰越三百餘
里自騰越至畛頭又二百餘里瀘水出其東緬甸八百

媳婦皆在其北殆非人境也良梧竟與宏甲俱至吮頭
達其父具瞻所在具瞻方爲贅壻於張氏乃以張氏俱
歸良梧復從行至鎮遠而別

曲園叟曰余觀 國初諸老文集所載孝子尋親事夥
矣夫父子天性也然跋涉萬里出入虎狼盜賊間上崢
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以求其親之所在世已以爲難矣
乃以逆旅之人哀憐其孝相從俱往愈求愈遠而卒不
舍去竟與俱歸嗚呼若王良梧者可謂義士矣

李生春字振揚商丘人農家子也力耕以自食有從父
者善治生銖累所積有錢千緡及疾革趣召生春生春
至乃無一言如是者數次終無一言而卒卒而生春奔
赴則司計者告曰橐中錢千緡若從父所蓄也遺命與
若其與若兄平分之曩所以屢召若而無言者爲此也
生春哭曰從父雖無子固有女此纍纍者吾從父一生
劬手足節口腹萬苦億辛而始有之者也豈不欲有子
而遺之不幸終無所出而至於大故乃不以與其女而
與我兄弟吾其忍受之哉且曩者屢召我而無言其有
以命我矣夫願以吾所應得者歸吾從父之女及兄至
奉其半以進而告之故兄曰爾能是其以吾爲非人邪
悉以遺從父之女

曲園叟曰世之人重利而輕義久矣李生春農家子非素聞士大夫風義者也而其行事若此斯爲難矣其兄感生春之一言推其所有浩然而去蓋亦義士也搢紳之家親兄弟爭錢財或至爭訟而不已亦獨何哉濮氏女者浙江桐鄉人也其父無子家產萬金而其母妬父不敢畜媵妾止生此女以吳生壻之盡以萬金畀女爲置利田宅奴婢什物咸備吳生故貧士得此大喜美衣食飾車馬從里中富豪兒遊甚樂也而女獨自念母以女故斬濮氏祀義不忍從容白母阿母卽百歲後安能享異姓一杯羹乎且母乃令濮氏世世宗祠不血

食乎母怒罵曰婢子吾用萬金養汝汝乃爲是言犬豕猶知人意汝不如犬豕乎女于是不敢復言一日父過其家女私語父曰母之心父所知也女爲父置一婢父時至令侍巾櫛天幸得生男存濮氏祀女死瞑目矣父喜過望與女約如生男則萬金與汝中分之女笑不答歲餘果生男女載之母家會濮氏一二長老以所生子見告以故母大驚且怒然已不可奈何復自念女逆我至此安用此逆女爲不若長養此兒誓不子女一錢於是收其田宅奴婢什物趣反爾吳氏舊居母相見吳生日窘窮故所與遊富豪兒皆與絕途遇或姍笑之吳生

憤恚欲手刃女女自度無所容雉經死
曲園叟曰古有義姑姊若此女者豈非濮氏之義姑姊
哉其夫小人其父又闕尤故其志成而其身竟隕是可
悲矣是濮氏所宜世世祀之者也

五奇

曲園叟曰易傳有之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君子之道何
取乎奇哉雖然天下本無所謂奇也奇生於庸自庸庸
者滿天下而一二高行之士乃以奇見矣古語云白璧
不可爲庸庸多後福余甚悲焉故著斯篇
髯翁武昌之舟人也莫知其姓名以髯美故名焉其

時爲勝國之季獨操一舟往來吳楚閒楚黃有陳大巖
者賃其舟至金陵見其髯五綵長尺許甚美目光煜雪
如炬怪之及暮當泊舟有水牛數頭浴于江適當泊處
髯以左右手各持一牛蹄擲岸上如投鼈鼈數擲而盡
其行止不擇地每至荒洲孤嶼繫牂柯焉大巖患之髯
笑曰壯士行何畏也大巖俄見舟尾帷幙內有女子年
可十七八嫺雅似士族子心益疑一日曉起遙望岸上
有酒家幟顧謂髯曰能爲我沽酒乎曰諾索百錢提壺
而去大巖起招女郎問曰汝誰家子何從髯居髯何人
也試語我女恣然曰妾杭人也從父粵西歸舟次湘潭

樓四十三
一家十人皆戕於盜盜欲掠妾去髯忽從他舟入揮刀殺羣盜盡殲之妾叩頭請死髯曰吾非盜爲汝殺盜耳汝今無所依盍暫居吾舟當訪汝親戚而歸之其無歸也當爲汝擇佳婿吾義不污汝勿怖也於是妾遂從髯居此舟而髯自獨宿篷上風雨雷霆無所避所往來者四五人相與登山入水取虎蛟肉爲脯以佐酒四五人切切私語或笑或哭不知所語云何夜半或登高觀天象歸舟輒大哭取酒痛飲飲醉復大哭妾不知爲何人也語至此望見髯自酒家歸女仍入帷幙中髯持酒脯至大巖迎拜曰公異人也吾俗眼安識公哉遂與其飲

髯曰萍水相逢請留一言爲驗君雖有文然非科名中人且無子大巖曰科名有命何敢妄求但得一子使祖宗血食不斬足矣公異人也能爲吾畫策乎髯沈吟久之曰吾舟一處女有福相請以妻君此女當生丈夫子五君不能任也然猶可一子今日良吉吾爲君成之卽呼女出取酒合巹成禮悉以前盜所劫金歸之大巖旣婚思歸髯仍自送至九江縣辭曰天下將亂君宜自愛吾亦逝矣大巖夫婦牽袂留之不可絕袂竟去不知所之大巖所娶舟中女果產五男前四子俱夭惟季子存曲園叟曰髯何人哉其古虬髯公之流亞歟惜陳大巖

碌碌無所見不足以希李衛公也當明之季天下未嘗無英雄其時不能用耳然如髯者意趣非常殆猶不屑爲人用也

侯老道不知何許人道光中寓京師之五道廟狀如六十許終日閉目坐炕上不與人語語亦不可辨有范君者居廟中久每於人定後聞其與廟中道人語頗明哲云勝國時曾隸周忠武麾下爲偏裨忠武陣亡曾收葬其屍後遇異人授吐納之術故至今未死也又云賊薄甯武時忠武守甚固閒一二日輒匹馬入賊營蹂躪一次所向披靡無敢當其鋒者自賊營回必過一橋橋下

水已涸賊伏健兒橋下伺忠武馬過突出斫之忠武若不知者略撥以鎗之末而賊已顛仆數十步外死勇如此而城卒不守天也又云吾在軍中善用鞭至今猶存其一於山西某店中後再過物色之已用爲馬杓矣其他所言甚多范不能盡記後不知所終

曲園叟曰以余所聞周忠武幕府有王將軍名好智年八十餘用雙鐵鞭重二十有四斤號王鐵鞭當甯武之將陷也忠武出南門王將軍出北門賊勢盛不復能合忠武與將軍同日死而侯老道亦用鞭鞭尚存其一則所用亦雙鞭也豈侯老道卽王將軍當時實未死乎然

王將軍之死也其僕王印求其屍不得得一馬死草澤
閒矢集身如蝟毛鐵鞭一在其傍卽將軍鞭也因於左
右求之得一臂臂有志知是將軍臂因奉臂以歸葬其
詳見於 國朝王源所爲王將軍傳是王將軍死狀明
白侯老道者又疑非矣余獨怪自明亡至 國朝道光
中一百八十餘年而侯老道猶在是其得道不死者矣
興亡往事當付之劍首之呖然乃慷慨言之不能自已
且尚戀戀於一鞭得無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閒乎是可
異矣

呂尚義江西大庾人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

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爲盜淵藪
山有錫壙羣聚開采尚老錫竭則四出剽劫人莫敢居
惟尚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尚義與妻俱善鳥
槍十步可發三槍發無不中每賊至夫婦二人雙槍並
放若連珠然歲殺賊無算廣東萬猴山有賊魁藍姓者
率其黨數百人白日持槍礮過大庾嶺昌言往南源殺
尚義時尚義妻已死一女亦能用鳥槍父女二人共殺
賊五六十人餘賊走匿山谷南贛鎮聞之命兩守備以
兵來尚義曰官兵來甚善賊在山谷弟隨我來可盡禽
也兩守備以林深箐密頗憚之不得已從尚義往尚義

鷹目雖百步外賊伏草莽中皆見之發槍卽中賊驚起踰山走官兵環顧莫敢捕也得其所遺器械以歸於是大庾崇義兩縣令皆奇尚義爭欲署爲捕頭大義悉謝之曰農民不願充役也苟有事不敢辭死南源有吾女在可無憂矣此外如有山賊入兩縣竟願從官兵捕之賊聞吾至卽走耳兩縣令大喜厚賚而遣之然山賊自是役大創終尚義之身不敢復涉其竟

曲園叟曰呂尚義與一妻一女三人耳無徒眾也遂能殲除山寇捍衛鄉里終其身賊不敢犯是以三鳥槍守兩縣也火器誠利器哉其事在康熙時民間已有善用

火器如尚義者誰謂槍礮必出外洋也 國家歲糜金錢無算構求洋槍洋礮誠得如尚義妻女數百輩散布濱海要害之地亦足以禦外侮矣奚事他求哉

石哈生者或言秦人或言蜀人無妻子自鬻於西安某姓之家供擔纏薪菜之役甚謹寡言笑無喜愠色人問其名曰無名也乃共呼之爲哈生哈生者俗言浮浪人也哈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宋石芝者喜讀書不爲章句學賣卜於市中靖逆侯張勇方少賤常就之卜輒效已而張侯起家行伍積功至專閩方是時吳三桂反雲南大兵討之相距於石萬溪其山三面皆斗絕獨一

面稍平賊據以守期年不能克 朝廷復命張侯往助
之張侯願與石芝俱不可以千金壽其母強之以去而
張侯所部皆西北人滇路崎嶇又值霖雨多疲憊杖而
行大軍皆入旗勁旅見之笑曰是尚能殺賊乎呼之曰
張娘子軍張侯就石芝問計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閒
道人無知者賊必不爲備明日使副將統兵會大軍戰
而君侯潛引銳卒三百從閒道步行沿嶺攀葛以上則
賊必驚潰矣如其言果克萬石溪於是張侯之威名大
振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張侯謂石芝曰公天下
才也石芝仰天歎曰嗟乎君侯未見吾師耳問所師何

人曰石哈生及歸西安大陳金幣邀哈生至敬拜之哈
生曠目叱曰始吾以若爲非常人今止是邪不顧而去
曲園叟曰天下第一流人皆不見於世者也張侯爲
昭代名將名垂竹帛而莫知其功之出於宋石芝宋石
芝佐張侯成功名而莫知其學之出於石哈生石哈生
則溷跡人奴汶汶沒世嗚呼奇矣
田世享字子貞其先世以武功爲睢陽衛指揮遂籍焉
世享幼喪父復不慈於其母凡冠婚諸事爲人道所當
有者輒齟齬不得當年益壯而窮益甚布政使丘公茂
華其父同年生也以書屬世享於州牧某公此吾年家

子幸善視之州牧召世享湯沐之置酒食備主人禮飲
未半俄報丘公左官草草罷去已而有李公者按察中
州亦其父同年也世享上謁慰問周至問有子讀書否
對以有子且讀書則曰學使者吾密友也吾當爲游揚
隸若子於庠已而學使者遷去遂不果世享每出雖晴
中道必雨罷歸則又晴每訪人於附近村聚其人必於
前一二時許他出或持錢入市有所求則所求之物適
亡矣如是者數十年累試不爽人皆笑曰君名享何鈍
也世享曰謂吾鈍良然因自號曰鈍庵
曲園叟曰若斯人者古亦有之太平廣記引異苑云有

人姓劉人若與之言必遭禍難惟一士謂無此理劉聞
之欣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
卹須與火發資畜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鴟鵂脫遇
諸塗皆閉車走馬掩耳奔避又引獨異志云淮南有居
客盧嬰氣質文學俱爲郡中絕但甚奇蹇若在羣聚中
主人必有橫禍或小兒墮井或幼女入火時元伯和爲
郡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眾客咸集伯和戲
問左右小兒墮井乎曰否小女入火乎曰否伯和謂坐
客曰眾君不勝故也是日軍吏圍宅擒伯和棄市此二
人視鈍庵更甚矣余錄奇人終以鈍庵昔人不云乎其

才無之而不奇者其數無之而不奇者也才奇故數奇
嗚呼是可慨矣

五愚

曲園叟曰余讀列子書至北山愚公河曲智叟事未嘗
不歎曰愚固勝乎智哉顏子如愚非真愚也甯武子有
智有愚非一於愚也一於愚者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用
志不紛而疑於神昔黃帝失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也
而罔象得之愚之功效大矣哉故著斯篇

徐三癩腳農家子也傳者不詳爲何縣人童時有痘疔
生足底遂不良行俗謂企踵行曰癩而其人於兄弟行

居三故呼之曰徐三癩腳癩腳不識字然自幼惡釋氏
有僧至門必持椎逐之遇於塗則詈曰癩奴癩奴其時
國家初定鼎民未親附癩腳聞四方有起義兵者乃謂
其父曰我家何不起義父曰癡兒子我鄉農也何義之
起於是癩腳大懟其父曰懦夫懦夫疾走村學究所求
書忠義二字學究書與之歸卽裂白布一幅依學究所
書點畫大書二字於布揭竿標之門前父大驚取布裂
之唾其面曰我一家爲爾死矣癩腳憤懣不能語入其
室引被自覆而臥呼之起不起與之食覆之被中積五
日母往探之僵矣告其父曰癡子胡以死發其被五日

所餉之飯粒粒皆在

曲園叟曰如徐三癩脚者其事至可笑然不謂之愚忠不可也勝國之臣以桀犬吠堯 聖朝寬大咸予褒揚而徐三癩脚浪沒無聞非野史流傳孰知草野之中有此跽跣之癡子哉

奇奴者不知其姓名康熙二十三年

上幸塞外

還京有人衣短後衣無冠跪道旁呼萬歲

上止

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

上問若何人也

對曰刑部郎中某甲家奴當是時

朝廷清明

天

子神聖臣僚建白罔不嘉納然人奴妄言得失辱朝廷

而羞當世之士非 盛世事也執付所司按律衝突儀

仗妄行奏訴發近邊充軍乃杖而流之關外奴仰天歎

曰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以今世之務合吾書之說

所宜言者固多意臺省諸大官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他

月無聞焉意今年不言必明年也明年又無聞焉吾不

復能待故冒昧言之而以獲罪也未出關杖瘡發死於

路錢唐馮景爲作奇奴傳

曲園叟曰此奴直庸妄耳何奇哉當是時三藩之亂已定海內無事朝政修明天下熙熙嚮治平矣度其所言亦未必皆可采奇奴乎哉雖然其愚不可及

樓四十三
榮小兒遂城人也生而聾且無慧父母以其癡也不命
名呼以小兒人呼之亦曰小兒至老不易焉父早卒貧
無棲止假市中邏卒半舍以居日乞於市以養母每出
門必向母叩頭歸亦如之食必跪進以其旨者食母母
食之甘則起舞不則泣或所得少母不肯盡食留以食
小兒則小兒泣母死小兒痛哭三日夜不休路人哀之
助之棺葬之於邑西之二郎山小兒出入叩頭於母之
舊坐處如母在時每食輒泣清明前三四日無貧富咸
上先人冢麥粥杏酪相屬於道松楸間挂紙錢者相望
也小兒亦齋所乞食走二郎山祭其母冢哭而倦卽於

樹蔭下臥臥而鴉雀狐狸食其所齋覺而喜曰吾母食
之矣旣而知其非也伏地大哭土爲之溼鄉之耆耄以
聞於縣令縣令書孝子二字榜之其門小兒仍行乞旦
暮拜跪如故年七十餘無病而死里人葬之其母之側
曲園叟曰孟子有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如
斯人者終其身一赤子也謂之小兒固宜雖然世之大
人愧此小兒者多矣

郭六者江陰市人也其鄰吳某以乙科爲青神縣令將
之官而無以辦裝吳之奴有詒六者曰若居積於市日
所得百錢耳盍以所有奉我公隨我公之官且償爾十

倍六然之罄所積得百金以獻而隨之入蜀既至青神六無所長執爨而已久之吳亦若忘六之所以入蜀者而役使之吳之子吳之兄弟之子下至臧獲咸役使之六執役無一言居久之吳以侵冒軍儲逮入獄於是吳之子吳之兄弟之子下至臧獲各挾其貲或不告或詭告以故皆去襍被從吳入獄者一人郭六也吳仁懦而闇諸子弟用事以敗及諸子弟擁厚貲歸而吳窘甚六忍飢寒事之時獄中同繫者五六人常招吳飲食六竊念我公數飲食於諸官人而諸官人至無以報非禮也乃私以百錢市酒脯伺諸官人至敬進之客既去吳怒

責六曰汝胡不我謀此不腆者其可以待客乎汝不曉事毋溷乃公爲六不敢復一言詰旦竟去去數日以僧服至拜吳階下吳喜且泣曰汝胡僧也余所負賴僚友飲助十有六七矣諸子鬻產行且至可千金幸而集當與汝偕返汝胡僧也袖出白金一兩與之曰汝暫居逆旅當朝夕見我六頓首謝去之旅舍忽大病昏昏如醉者十日而吳以限滿不償論斬斬之日逆旅主人走告六六若不聞也椎其胸而告之乃瞋目直視疾趨至市伏吳屍哭極哀旣斂攬其棺於城外隙地舊時僚友有來弔者六衰麻執杖匍匐稽顙如孝子然有儲玉閨者

其鄉人也勸之曰爾有父母所聘妻猶未娶豈得以僧死異鄉乎吾不久南歸其從吾返六不應既而之玉閻所曰六有黃連二斤幸爲致吾父母且告吾所聘妻其速嫁六不歸矣再拜號慟辭去

曲園叟曰愚哉郭六之爲人乎無故棄其親戚捐百金之產隨人於七千里外而爲之役且爲之子卒以僧死異鄉此何爲者歟如六之愚蓋無足取然而其人則固以愚傳矣六負愚愚固不負六哉

鄭成仙歛人也以織箕爲業其箕善而價不二人爭售之少時常以風雨中過坤沙之澗澗有木橋且朽矣成

仙過而蹶焉曰危哉橋乎吾幸不顛仆澗中然必有死是橋者於是仰天自矢吾當積箕爲石以石更木聞者咸笑之成仙自此得錢輒易銀投一小罅中墮土鏗下其媪與子皆不知也中間屢爲黠者所竊則又蓄之如是者三而年逾七十矣一日呼諸鄰叟至其室曰吾初願尚不止此今吾足趺而背偃行且就木不及今爲之橋與身俱逝矣發土鏗下得罅倒而出之燦若繁星稱之重二鎰媪與子相顧瞪目而嘻而曩時笑之者亦斂容驚愕曰叟果能若是邪於是買石鳩工卜吉經始稚者負鍤壯者肩石奔走從事窮日不休未而月畢工叟

具牲醴率鄰叟祀神乃共歎曰叟之高義士大夫所難也不以名之後無聞焉其奚以勸夫富而好禮者乃名其橋曰籛箕橋

曲園叟曰陸次雲湖塘襍記載宋時有輿夫肩輿得金自給之外以餘貲投井積久建佛寺於湖上與此事極相類皆可謂有志竟成者也然則愚公移山洵非虛語矣

五逸

曲園叟曰自孔子論次逸民而范史遂有逸民傳余讀其傳心嚮往之然向長逢萌諸人其身雖隱其名猶著

焉至如野王二老漢陰老父之徒則并其姓名而逸之矣斯真所謂蟬蛻鷲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者乎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故著斯篇

潁州耕者不知其姓名有張元度者游於潁時方仲春地多桃花林紅霞錦浪彌望皆是甚樂之林盡處繡塍交錯有耕而歌者聽之皆杜詩也異之呼與語問其名曰村農無名也問所歌皆杜詩何也曰吾不讀書而略識字客有遺一書於吾隴上者吾取視之或五字爲一言或七字爲一言吾愛而歌之不知其爲詩烏知所謂杜甫哉問旣愛之能效爲之乎曰偶一作之然不似也

元度攜有酒榼招與其飲耕者曰旣欲飲酒盍偕至吾家去此數十武耳勝坐草田中也乃共至其家索觀所爲五字七字者則在舊麻之背燒細枝爲煤而畫爲字非筆墨所書也字多漫滅可辨者尚數十篇頗可誦曲園叟曰天下之人皆知爲杜詩矣然知其爲杜而學之所得皆皮毛矣此耕者不知有杜甫且不知所謂詩吾意其詩必真杜甫也惜乎其詩之不傳也打卦者不知何許人有華氏兄弟者家無錫之蕩口偶行於途見稠人中一術者席地坐爲人占卦其辭旨精奧與他術者異凡就之占者異口而同辭曰靈靈心異

之問姓名曰打卦者數問答如前越數日有盜投刺於華氏時在國初大亂初定寇盜充斥盜欲劫人家先使人投名紙示威也華氏兇懼因憶打卦者就問吉凶打卦者曰君欲免禍乎非吾親至不可問君與盜豈相識乎怒曰盜也何謂相識不肯行華氏兄弟跪而請乃偕至其家取輒篋爲數行布列門外誡華氏曰但闔戶寢勿怖也言已自入室臥華氏終夜不能寐聞門外人聲馬足聲刀戟磨戛聲達旦不休天明打卦者起曰盜來乎曰來矣在門外打卦者曰吾當遣之去乃出門外坐舉肱麾之盜若寐盡仆顧曰繩來眾以繩至命一

樓四十三
反接之皆跪打卦者前打卦者曰男子負膂力不爲國
家効命願作賊邪吾殺汝蟻蝨耳姑貸汝死再來不宥
也解縛叱之去打卦者亦歸留之不可餽以金不受曰
吾今無事此姑留君所一日至華氏曰吾明日有客至
能爲吾具食乎誠具食飯必米一石酒肉稱是華氏敬
諾明日有二僧來容貌甚偉始見打卦者皆拜伏起而
拱立命之坐不坐與之言跪而對打卦者曰止止今豈
疇昔比邪然吾在此爾曹知之爾曹蹤跡吾亦知之奚
必數數來邪吾貧不能具食有賢地主爲我作主人爾
曹可飽食食已卽去勿再至因命華氏出所具者兩僧

食之盡摩其腹曰得此一飽足以至彼矣起而爲別皆
泣下遂去而打卦者留居蕩口凡十二年竟死於蕩口
曲園叟曰打卦者之術不足異世固有之蓋精於奇門
者也然其人則何人歟豈綠林之魁歟抑勝國之遺孽
也

草薦先生者杭人也不知其姓名居鐵冶嶺經歲不出
戶一日有客訪之童子曰先生方臥薦上未敢通日移
晷客徑入其室則無人焉已而牀上有聲徯徯然先生
舉帷而出謂客曰天寒甚客從何所來乎客見先生頭
裹氈幘加以布帽帽又束以悅頭上高二尺許所衣衣

樓四十三
厚如重鎧欲出其手猝不可出望其牀薦高於几迫而數之得二十八薦客笑曰牀之高五尺耳受薦二十有八薦以寸計則二尺八尺矣受臥者才二尺許攀而上如登山偃而下如墜谷先生得毋勞乎先生曰噫吾束髮與海內賢豪長者游迄於今有竄死絕域者有髡其頂而僧者有墓木拱者有餽口四方金盡裘敝不得歸者而吾偃臥薦上每度一冬輒益一薦誠不自意至二十八薦也此非吾之幸邪客惡乎知之客無言吾又將臥於是人呼爲草薦先生云
曲園叟曰昔人有言不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如先生言

一生當幾具薦邪嗚呼生老病死數十寒暑其牀之受薦固當有餘地無爲先生憂也

樵煙野客吳人也鎮洋盛大士游西湖冷泉亭憩飛來峯下聞呼猿洞中有吟詩聲攀崖而入有屋數椽一童子倚門立問吟詩者誰不答請見之不許固強之乃導之入屋小而深一客凭几而吟年六十許須眉蒼然揖盛就坐問來意焉盛曰聞吟聲故來耳問其姓名不告亦不問客姓名盛見壁上有山居圖自題曰樵煙野客而審其音則吳人也其詩與字皆道勁而秀逸盛異之薄暝辭去翼日復往則客已在冷泉亭邀至其所居處

滌茗煮酒摘園蔬烹池魚與盛共飲酒酣縱談史傳歷
歷如示諸掌兼及文章辭賦升降源流而近時人著述
皆若無當其意者盛又固問其姓名曰君何所見之俗
也人之相與必以姓名邪然僕固亦非避世之士少年
嘗弋獵浮譽中歲以人事多故鬱鬱不樂故放浪山水
以詩酒自娛此間離家不過二三百里然已七年不歸
矣既與世人絕遂亦無見過者今君之來誠空谷之足
音也盍宿此作竟夕談乎於是洗爵更酌自童子外無
他人門庭闐然明日盛歸客送之至冷泉亭吟孟襄陽
詩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一笑而別三日後盛復往

則落葉滿庭蓬門雙闔叩之無人矣或言昨有人負書
篋至雲棲寺後疑其是也盛入雲棲徧求之不可見
曲園叟曰斯人也蓋真隱居之士矣詩有之在彼空谷
其人如玉斯之謂與吾歲至西湖徘徊南北兩山閒如
斯人者吾安得而見之

跣足傭者楚人也少孤無兄弟不能自存傭於人以活
善走雖巉巖峭壁跣足走荆棘中如坦途無所苦人於
是呼爲跣足傭者傭者狀甚癯蓬首垢面膚如漆衣敝
衣補綻纍纍然冬無衾裯夏無帷帳寒則藉稻草於地
而臥暑夕或倚壁立而鼻鼾如雷白鳥營營若不聞

樓四十三
也不葷食不飲酒不畜妻子其傭於人日取十錢多與
之不受暇則閉戶而捫屨三四日不食不飢掘土納所
餘錢遇廢疾寒餓者則發予之嘗大暑踰毛竹山渴甚
求飲不得幾死有刈蔗者憫之斷節瀝汁以飲之乃蘇
歸而盡發所藏錢卽其地築一亭日煮茗薜以飲行者
飲者咸曰此跣足傭者所爲也然卒無知其姓名者
曲園叟曰異哉傭乎不飲酒茹葷不畜妻子傭於人不
多取類有道者之所爲至其建亭以飲渴者則古聖賢
推已及人之事矣斯人殆隱於傭者乎
五悲

曲園叟曰聖人之悲悲天命也西方聖人以大悲稱所
悲者大也若吾人所悲者感文士之數奇歎美人之命
薄特其小小者耳然已悲之不勝悲矣釋氏云缺陷世
所豈不信夫故著斯篇

張星象字介萬古田人也生有異稟嘗作書數千言抵
龔進士景瀚景瀚奇其文言於學使者朱文正公歲科
兩試皆冠其曹與甯化張騰蛟字孟詞者齊名有二張
之日時布政使徐公號知入嘗謂文正曰朱門之有介
萬如韓門之有劉又也乾隆四十八年鄉試將放榜文
正置酒招諸門下士會飲星象披葛衫躡高屐最後至

公目之而笑曰昌黎詩云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此謂吾孟詞也又云襍作乘閒騁交驚舌牙礮非介萬其誰旣而孟詞果中式在坐者亦多售而星象報罷星象之文詰屈生澀至不可句讀非文正莫能識也新學使者至文正薦士十八星象與焉又恐其文不得當數數言之謂此生實神駿公當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使者聞公言甚焉及見故抑之面加誚讓星象弗能堪自念居深山中讀史漢談荀楊十數年不遇一遇矣又不能及時自奮知我者方行而齟齬之者踵至懼遭黜辱爲當代大賢羞時方館於龔氏一日蚤起獨行出西門至

虹山橋徘徊橋上竟自投水死年止三十有一龔使人求之不得啟其室於案上見其與父訣書驚曰介萬死矣三日得其屍於白沙鋪端坐沙中面如生

曲園叟曰朱文正公一代名臣星象得出其門下斯亦榮矣繼之者非其人則卷而懷之可也空山之中讀史漢談荀楊亦豈不足以自樂而何以死哉悲夫張生蓋狷介之士未足與言道也

嚴循閑妻羅氏華容人也循閑性通敏好滑稽以羅貌寢弗善也期年生一女遂不入其室羅獨與女居室中如未亡人然事舅姑彌謹中饋之事無闕循閑多賓客

客至循閑未嘗入而謀然飲饌悉具雖黽勉同心者或未逮也久之循閑病羅侍牀側者藥進糜夙夜不稍懈如是者二百餘日而循閑病益篤羅抱其女哭而言於姑曰脫有不諱願姑善視此女及循閑死羅哭極哀兩手掙地十指冰裂爪甲盡脫姑令婢媪環守之是夜人定守者稍倦縊死棺側遂合葬焉里人爲之誄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曲園叟曰豫讓國士眾人之論固君子之所不取漁洋山人之詩曰如聞柱厲叔死報莒敖公若羅氏者豈非巾幗中之柱厲叔哉

吉龍大妻馮氏武進人也童養於吉氏年十八成昏禮姑病偏廢馮事之謹舅姑皆愛之而龍大者好游蕩飲博博負屢欲以婦媚客償博進婦不可久之龍大又狎一婦引之至家翁怒欲逐之馮曰姑病甚兒終日不能離得此女佐井曰甚善勿逐也乃自攜臥具置姑室中夜則侍姑寢晝操作如故龍大時時毆辱之婦無怨言久之所狎婦死龍大益無賴會翁病龍大市毒藥授婦使飲翁婦碎其器跪而勸阻之龍大愈怒越日別市毒藥強婦進之不進且重毆婦歎曰我所以不死者爲翁姑耳今無冀矣入視姑寢爲加被移溺器近牀前還至

龍大所舉藥盡飲之謂龍大曰吾代翁矣願以後勿萌此念俄頃毒發遂死

曲園叟曰龍大非人也而有婦若此異哉昔有妾不忍其主父主母之死覆酒而受笞者而羅氏乃以身死之更可悲矣

姚磬兒姑蘇女子也其父負博進以磬兒質錢於秦淮歌者梁四遂爲女伶色藝傾一時吳縣詹鱗飛以應試至白門舍梁四家見磬兒豔之磬兒亦日聞鱗飛哦詩聲雖不解心好之同舍生吳江趙開仲爲之媒且要之盟磬兒曰兒一言許詹生身卽爲詹生有矣死生以之

何盟爲及試事畢鱗飛偕開仲歸謀贖磬兒以梁四方奇貨視之未可與言也訪知磬兒父居城西爰以重金畀之使至金陵贖其女及至梁四不可磬兒乃攀水窗呼詹生名者再躍出投秦淮河中以救者多不死於是

有某公者義之召梁四而語之曰彼父來贖何得不與果不與者吾當以官法治之磬兒始得從父行然其免於溺也已病渡江又遭大風舟幾覆不食終日夜沿緣叢葦間有盜入舟罄衣資以去磬兒寒且餓病益甚父撫慰之磬兒笑曰兒歸得見詹生死不恨此何足云旣至鱗飛往視則磬兒病不能起矣翼日竟卒於父所鱗

飛以其柩歸葬之桐涇

曲園叟曰一言之許死生以之此古烈丈夫事誰謂得之風塵中人哉而造物者卒不玉成其事徒以千金駿骨歸報知已悲夫又豈大風所贊不食言日有張有者高唐農家女也其父以歲祲乏食鬻之朱氏性柔順主母劉極愛憐之及長欲與議婚有色變詢之泣而言曰婢子幼時許嫁某氏子矣死不敢他適劉嘉其志亟覓其婿及得之則已娶妻且有子有女矣以語有有語如前婿曰吾窶人豈能畜二妻哉不顧而去有守義彌固劉曲譬之其志竟不易久之鬱鬱以死

曲園叟曰夫也不良不能守其故劔而匪石之志至死不移其可悲也夫其可敬也夫詩有之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斯之謂矣氣也孟子曰吾善養我浩然之氣此卽

養生之大旨矣然所謂養氣者豈必偃仰訓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哉孟子言之矣曰夫志氣之帥也故欲養其氣先持其志何謂志子夏曰在心爲志然則養氣仍在養心而已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余早謝榮利於世味一無所好似於養心之旨爲近然年來從事鉛槧亦不能無耗心神臧穀亡羊其歸一也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又曰制之於

飛以其極歸葬之相逐
曲園叟曰一言之許死生以之此古烈丈夫事雖
之風塵中人哉而造物者卒不玉成其事使以千金
骨歸報知己悲夫
張有者高唐農家女也其父以歲視之食貧之氣氏性
柔順主母劉極愛憐之及長欲與議婚有邑吏前之
而言曰彼子幼時許嫁某氏子矣死不飲他適劉其
其計謀之階矣得之則已娶妻且有子有女矣以語
不斷其可悲也夫其可憐也夫指貧之文也不爽士有
曲園叟曰夫出不出不推守其地噫而退下之志至

枕上三字訣

俞樓襍纂第四十四

德清俞樾

養生家之說余未有聞焉然嘗服膺孟子之言夫人
之所以生者氣也孟子曰吾善養我浩然之氣此卽
養生之大旨矣然所謂養氣者豈必偃仰詘信若彭
祖煦噓呼吸如喬松哉孟子言之矣曰夫志氣之帥
也故欲養其氣先持其志何謂志子夏曰在心爲志
然則養氣仍在養心而已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余早謝榮利於世味一無所好似於養心之旨爲近
然年來從事鉛槧亦不能無耗心神臧穀亡羊其歸
一也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又曰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夫在內者無形之物雖欲致養用力無由而在外者則耳目鼻口及乎四體皆有形之物吾得而制之者也制其外斯可以養其內此殆養生之捷徑乎余嘗有三字訣雖不足言養生然當長宵不寐行此三字自入黑甜是則延年卻病固未易言以爲安神閨房之一助庶乎可矣因名之曰枕上三字訣

一曰塑

塑者何使吾身耳目口鼻四體百骸凝然不動若泥塑然斯謂之塑其法無論或坐或臥先使通體安適

血氣和調然後嚴自約束雖一豪髮不許稍動制外養中無先於此

二曰鎖

鎖者何鎖其口也凡人之氣多從口出氣從口出斯敗矣故必嚴杜其口若以鎖鎖之者然勿使有杪忽之氣從口而出則其從鼻出者不待禁絕而自微乎其微矣

三曰梳

梳者何所以通髮之具也一塑二鎖皆是制外之法此則由外而內矣凡人之氣未得所養猖狂妄行或

樓四十四
至阻滯而不通既塑既鎖乃理吾氣務使順而弗逆
徐徐焉而下至於丹田又徐徐焉而下至於湧泉穴
自上而下若以梳梳髮者然故曰梳也

說塑

或問子之塑字訣其說甚怪亦有徵乎曰子不聞紀
涓之爲周宣王養鬪雞乎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又不聞南郭子綦之隱几而坐也其形可使如槁木
乎凡此皆吾塑字之說所本也東坡先生養生言曰
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嘗自念言
令我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

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犯無恕嗚呼塑字之訣盡於
此矣

說鎖

然則鎖有說乎曰老子言之矣道德經曰塞其兌閉
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塞兌開兌
之說河上公王輔嗣均未得其旨元儒吳草廬解之
曰此守母之法也說文兌從儿台聲今按台非聲當
爲從人從口八象口上氣出故易卦名兌者亦取口
象塞其兌謂杜口不言使氣不自口出門者氣所出
入之門謂鼻也先塞兌而後可閉門由不言而漸調

樓四十四
息滅息以至無息也如此則氣專於內終身不因勞
而至耗矣吳氏解塞兌深得老氏之旨余有取焉惟
欲口鼻一時閉塞則初學之士固所不能又所謂塞
兌者非止不言而已乃不使氣從口出也余鎖字之
訣嚴於口而姑寬於鼻然口嚴則鼻亦嚴矣蓋亦事
之相因者也

說梳

敢問梳曰此乃養氣之術至粗淺者就吾所能者言
之不足爲道也雖然亦自有說夫人之所以生死未
有不自坎離者也坎離合則生坎離分則死自然之

理也心爲離火腎爲坎水夫人而知之矣然足底有
穴是名湧泉竊意腎水之原當在於此莊子曰眾人
之息以喉真人之息以踵故愚謂養氣者必導之使
下由丹田而下至湧泉穴然後可望水火之交也凡
梳髮必自上至下而執梳者則一上一下相閒焉愚
卽法之以行一呼一吸之氣昔之論龍虎鉛汞者有
龍從火出虎向水生之說今用吾梳字訣其下也火
隨之而下而虎向水生矣其上也水隨之而上而龍
從火出矣言固有粗而可以至精淺而可以達深者
也嘗讀參同契第二十一章名曰關鍵三寶其辭曰

樓四十四
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
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為常排卻眾陰邪然後立正陽
修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象春澤液液象解冰
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昇此數言也吾塑鎖梳三字
備矣

塑字考

塑字不見於經傳六合徐彞舟兼著讀書襍釋云今
世捏土肖鬼神象曰埭亦作塑此字始見於廣韻元
稹詩有匡牀坐如塑之句宋以後詩人多用之又程
子語錄謝顯道云明道端坐如泥塑人此唐人俗字

也愚按廣韻十一暮塑字注曰塑像也出周公夢書
夢書託之周公其書雖偽亦必古矣

鎖字考

鎖字亦不見於經傳說文金部無鎖字然銀篆說解
曰銀鑰鎖也是許書固有鎖字矣漢書王莽傳以鐵
鎖銀當其頸則鎖字見於漢書玉篇金部鎖思果切
鐵鎖也廣韻三十四果鎖鐵鎖也蘇果切篇韻皆有
不為俗字故大徐以附入說文也字亦作鑰篇韻並
云俗字

梳字考

梳者說文木部云理髮也不言是理髮之具然其上
有櫛篆說解云梳比之總名也則梳與比固同類之
物史記匈奴傳索隱引蒼頡篇云靡者爲比麓者爲
梳釋名釋首飾曰梳言其齒疏也數言比比於梳其
齒差數也廣雅釋器曰梳枇筐櫛也古書多以梳比
並言則梳爲理髮之具明矣段氏補之曰所以理髮
也然許書之例有云所以者如榜所以輔弓弩韃所
以藏弓矢是也有直言器者如杷收麥器耨磨田器
是也安知此文不言理髮器而必言所以理髮乎段
氏所補於義則是於文則近於專輒矣字亦作疏急

就篇曰鏡籛疏比各異工蓋古字本作疏比後變爲
梳枇據許書枇枇杷木也梳已作梳而比不作枇然
則梳字較古矣

塑字贊

神明內馳閑之匪易官骸外物吾得而制制吾手足
耳目口鼻勿動勿移如死如睡如彼孫武爲吾立誓
曰爾之身小小易置則有大刑隨之而至以此制外
儻亦其次

鎖字贊

氣從口出其氣必粗不扁不鏽喪其元珠吾嚴杜之

若防逃遁歛者誰子來窺吾窬窬不可穿垣不可逾
欲出不得歸循其途金人緘口意在茲乎守氣為主
慎言其奴

梳字贊

養生家言龍虎鉛汞厥理難知吾實懵懵聞古真人
其息在踵吾惟順之勿遏勿壅解其緝結抑其騰踊
謂一豪麤謂一羽重優而游之悉就理董陽燄下燂
靈液上湧

廢醫論

俞樓襍纂第四十五

德清俞樾

本義篇第一

古者醫卜並重。周禮天官有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
其所屬有食醫。疾醫。皆中士。瘍醫。獸醫。皆下士。春官有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六人。所屬有龜人。中士。巫人。下士。夫醫卜一藝耳。而
周公特置官以掌之。是聖人重醫卜也。至春秋之世。此
二事猶為當世所重。左氏載二百四十年中。自莊公二
十二年懿氏卜妻敬仲。至哀公十八年楚人卜師。凡卜
之事多矣。後世有哀集其事為一書者。汲冢師春是也。

而醫則有醫和醫緩之倫。及戰國而扁鵲出焉。列子書有矯氏、俞氏、盧氏之醫。大史公作史記，扁鵲、倉公有傳。龜策有傳醫卜，猶並重也。東漢以後，卜日益衰，蓋春秋有筮短龜長之說。自孔子贊周易，學者宗之。至漢而列於經，人情乃重筮而輕卜。至唐李華、馮叔遂，有廢龜之論。此論出而卜竟廢。唐宋以來，醫猶盛行，卜則否矣。夫周官有太卜、無太醫，是古之重卜甚於醫也。卜可廢，醫不可廢乎？直以其流傳有自，而歷朝之習於其藝，見於方術傳者，亦不乏人。故沿習至今耳。曲園先生本馮叔廢龜之論，而為廢醫之論，故述本意冠於斯篇。

原醫篇第二

上古元氣洪濛，萌芽始滋，乃有神聖人出，迭為君長。其氣為風，其聲為雷，其喜為晴，其怒為陰。雖人焉，而與天通矣。其所施設，類非後人所能效法。孔子刪書，斷自唐虞，非徒久遠難稽，亦以靈奇之迹，非率由之準也。世傳神農始嘗百藥，得上藥一百二十種，以養命；中藥一百二十種，以養性；下藥一百二十種，以治病。而其後黃帝因之，乃與岐伯、鬼臾區之徒，著為醫書。今內經是也。然考之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陰陽家有神農兵法一篇，五行家有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雜占家有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經方家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神僊家有神農禱子技道二十三卷。而無本草之名。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者。召詣京師。樓護傳亦云。誦醫經本草方術十萬言。則漢世固有本草矣。而不云出於神農。按陸賈新語道基篇曰。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人食五穀。然則所謂嘗百草者。非嘗藥也。上古之時。五穀襍於百草。民人未知分別。神農氏於百草之中。品嘗其味。而得此五者以爲服之宜人。可以長食。爰命之曰穀。

而教民耕種。此神農之所以名也。陸賈在漢初。及見先秦未焚之書。所言當得其實。後人因陸賈有神農嘗百草之說。而著本草者。遂以屬之神農。此非實矣。漢志經方家止有神農食禁之書。蓋嘗百草時。既得其可食者。並得其不可食者。其可食者使民食之。五穀是也。其不可食者。禁民食之。漢時所傳食禁。必有所本。而今無傳矣。本草之書。不出於神農。周官疾醫疏引中經簿云。子儀本草經一卷。則知作本草者。子儀也。又引劉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尸蹙之病。使子明炊湯。子儀脈神子術案摩。然則子儀者。扁鵲之徒。亦六國時人也。劉歆七

略不收本草。蓋其時本草一書猶不甚重也。若夫黃帝之書，則漢志所載固甚多矣。有在道家者，有在陰陽家者，有在小說家者，有在兵家者，有在天文家者，有在歷譜家者，有在五行家者，有在禊占家者，有在醫經家者，有在經方家者，有在房中家者，有在神僊家者。蓋黃帝神靈無不通曉，後世百家諸子咸樂依附以自尊大，是故鉛槧之儒，薄今愛古，山林之士，厭常喜奇。雖五行禊占諸家，均有取焉。至於執大道而破小言，崇正學而絕異端，則靈樞素問之書，亦不過與容成陰道風后孤虛長柳占夢之方，隨曲射匿之法，同類而視之矣。懼世人

不察以爲醫道之傳由古仙聖，未可議廢，故略具本末著於篇。

醫巫篇弟二

世之人爭言醫矣，然而未知醫也。夫古之醫，古之巫也。素問移精變氣論，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歧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官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以是言之，上古之醫，不用藥石，止以祝由治人之疾，是故古無

醫也。巫而已矣。及乎湯液醪醴之用廣，而巫與醫始分。然在古書，巫醫猶爲通稱。世本稱巫彭作醫。山海經海內西經曰：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郭璞注曰：皆神醫也。大荒西經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卽、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咸在。郭璞曰：羣巫上下此山采藥往來也。屈原天問曰：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鯀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醫巫所能復生活也。稱醫爲巫，古之遺語也。夫醫字亦作鑿，古之遺文也。夫周公制周禮，巫醫已分矣。是故醫師在天官，而司巫在春官。然男巫之

職主招弭以除疾病，則亦古意之未泯者也。春秋之世，若醫和、醫緩之倫，尙能推論治道，究極精微，而巫則若晉之梗陽之巫、楚之范巫，皆無深意。列子書稱鄭有神巫季咸，而其術淺陋不足道。蓋巫之道衰矣。及漢世，巫蠱之獄起，而巫且爲世詬病。自是以來，巫廢而醫孤行。惟楚之南尙有以巫爲醫者，亦不能出其鄉。而凡江湖之士，挾其術以謀食，率爲士大夫所不齒。考之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鄭康成，卽以巫蠱當之。嗚呼！就其初而言，則巫與醫皆聖人爲之者也。極其末流之弊，則巫可廢而醫亦可廢。世之人賤巫而貴醫，不知古之醫巫

也。今之醫巫亦一也。吾未見醫之勝於巫也。脈虛篇第四。夫醫之可廢何也。曰醫無所以治病也。醫之治病。其要在脈。考之周官疾醫之職曰參之以九藏之動。此卽所謂脈也。乃九藏之動。迄無正解。鄭康成謂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是以肺心肝脾腎之外。取六府之四而爲九也。吾不知何以舍膽與三焦而不數也。韋昭之說。鄭語九紀也。以正藏及胃旁胱腸膽爲九。蓋合大小腸而一之。故膽得列於九者之中。而三焦則仍不數也。夫人有五藏六府。豈可以意爲去取乎。然則醫師所謂

參之以九藏之動者。漢以後固不得其說矣。尙可與言脈乎。以素問三部九候論考之。則知古人診脈實有九處。分上中下三部。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上部之三候也。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此中部之三候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大陰也。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此下部之三候也。依此言之。則所謂參以九藏之動者。庶可得其梗概。然其文

亦不能無誤。夫下三部既爲足厥陰、足少陰、足太陰，則中三部自當爲手太陰、手厥陰、手少陰。何以中部地爲手陽明乎？至於三部之所在，亦莫能質言。王冰解下部，天則有男女之分解，下部人又有候脾、候胃之別。下之三部化爲五部，恐非古法也。古法之變壞，蓋始於扁鵲。太史公曰：「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其上文言扁鵲飲長桑君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蓋扁鵲治病，初不以脈，故厥古法之煩重而專取之於手，此在古法則中三部也。扁鵲以中部包上下兩部，今醫家寸關尺三部所由始也。扁鵲本

以此爲名，而後人乃奉爲定法，不亦慎歟！鄭康成頗知此意，故其注醫師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則云：「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而於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則曰：「能專是者，其惟秦和乎？」是鄭君之意，固謂扁鵲不知脈也。而言脈者，率由扁鵲，則扁鵲之功在一時，罪在萬世矣。嗚呼！世之醫者，莫不曰：「吾知所以治病也。」問其所以治病者，曰：「脈也。」然而今之三部，豈古之所謂三部乎？今之九候，豈古之所謂九候乎？吾不知其所以治病者何也。昔王充作論衡，有龍虛、雷虛諸篇，曲園先生本此而作脈虛之篇，脈虛之篇成，而廢醫之論

決

藥虛篇第五

周官醫師職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康成說五藥曰草木蟲石穀。賈公彥曰草謂麻黃勺藥之類。木謂厚朴杜仲之類。蟲謂吳公贏鼈之類。石謂磁石白石之類。穀謂五穀之中麻豆之等。有人藥分者略舉見例。說經之體然也。醫家所宗則有本草一書。隋經籍志謂之神農本草實則六國時人子儀所作。說具原醫篇矣。今就其書言之。有上藥中藥下藥之分。養命養性治病之說。張華博物志解說其義曰。上藥養命。謂五石練形。六芝

延年。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既分三品。則上品必高於中。中品必高於下。今以中品言之。蠲忿忘憂。徒虛語耳。未聞衝冠之髮。對合歡而下垂。向隅之夫。見萱草而啟齒也。又以上品言之。芝草難得。得之亦未必真。此姑弗論。至於五石練形之說。唐宋士大夫往往受其累。韓退之深戒於水銀。柳子厚危言於鍾乳。近世以來。頗知覺悟。士大夫絕口弗言矣。夫上藥如此。中藥如彼。而獨執區區下藥。欲以奪造化之權。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又況本草一經。屢經增益。陶隱居云。神農本草所出。郡縣乃後漢

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采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又云上古神農作爲本草。其後雷公桐君廣其主治。繁其類族。或物異而名同。或物同而名異。冷熱乖違。甘苦背越。採取殊法。出處異所。若此之流。殆難按據。夫陶隱居之時。本草一書已無定本。自是以後代有增修。各執所見。草木無言。桐雷不作。吾安知所謂熱者果熱乎。寒者果寒乎。至於人蔓古出上黨。今則遼東。延胡索古出西南夷。今則浙

西地之異也。以木犀爲桂。以建蘭爲蘭。混梅以枹。呼芝以茵。此名之異也。古惟獨活。今則有羌活。古惟芍藥。今則有牡丹皮。此古今分合之異也。古方有預知子。今無其名。燕窩海參。今皆入藥。古無其物。此古今有無之異也。執古藥以治今病。宜其中病者尠矣。又況蛇牀亂靡。蕪薺尼亂。人蔓自古歎之。今則牟利之夫。善於誑。豫以香藥爲枳實。以花草子爲沙苑。蒺藜驪虎。莠禾。其何以辨。夫醫之所以知病者脈也。脈則久失其傳。醫之所以治病者藥也。藥則又不可恃。脈虛藥虛。斯醫亦虛矣。曲園先生所以憤然而議廢醫也。

證古篇第六

昔周公作周禮有醫師之官然周公不知醫也使周公知醫則武王有疾自宜內治以湯液外治以鍼石何必植璧秉圭請以身代也孔子有疾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是孔子不知醫也使孔子知醫則藥之宜否自當知之何必以未達爲謝也又使孔子知醫則鯉也死回也死其人皆壯盛之年非八十九十氣血並衰者何遂不能救也孔子有疾子路請禱此足明孔子之不重醫矣孔子若重醫則其疾病之時門弟子必以求醫爲急子路不求醫而請禱是孔氏之門不言醫也孔子

言醫見於論語者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然古者巫醫通稱孔子此言論巫非論醫也故曰不占而已矣又禮記緇衣篇述孔子此言云不可爲卜筮以彼證此則此文論巫不論醫明矣孟子亦言巫匠不言醫匠蓋自古相傳巫爲重而醫爲輕也春秋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穀梁子以爲不嘗藥禮家因從而爲之說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夫人君每食必使宰夫嘗之懼遇毒也若藥之殺人則以藥與病之相反而非必其有毒也雖嘗之亦何足以知之哉許世子之書弒蓋罪其進藥非罪其不嘗藥也公羊

傳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柰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然則人子之事親在乎加損衣食之間曲盡其心而不在乎進藥進藥而不得其當不幸而親以之死君子謂之弑嗚呼方今之世其不爲許世子者蓋寡矣左氏傳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左氏之說蓋與公羊氏同其曰舍藥物則卽吾廢醫之說也今之世爲醫者日益多而醫之技則

日以苟且其藥之而愈者乃其不藥而亦愈者也其不藥不愈者則藥之亦不愈豈獨不愈而已輕病以重重病以死然而有病者無不求醫子孫之於父母父母之於子孫苟有病不爲求醫則人且議其不慈不孝不知慈孝之實在於適其寒暑時其飲食以致謹於末病之先不幸有疾則益加謹焉如是而已不宜妄進藥物欲益而反損也春秋書許止以弑君嗚呼其垂戒嚴矣去疾篇第七

曲園先生旣爲廢醫之論矣又以人之有疾不可無說以治之也乃推疾之所由來以知疾之所以去於是

去疾之篇其說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陰陽也天道不能有陽而無陰故人心不能有善而無惡其善者何乃吾心中仁義禮智信也其惡者何乃吾心中嗜欲也孟子曰人性善就吾心之善者言之也荀子曰人性惡就吾心之惡者言之也其實兼而有之不能無也雖上聖不能無惡心雖下愚不能無善心上聖不能無惡心猶唐虞之朝未嘗無其驩也下愚不能無惡心猶桀紂之廷未嘗無龍比也善治國者退小人而進君子故天下不亂善養生者消惡心而長善心故吾身不病夫所謂病者豈風雨之不時寒暑之不節歟風雨之不

時寒暑之不節病之自外至者也猶夫四夷之猾夏盜賊之作亂乘吾閒而作也不得吾閒彼固不作雖有作焉不爲害也夫人之病由心生也心者氣之帥也氣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養生者長善心而消惡心猶朝廷之上進君子而退小人也君子爲政天下順之善心爲主四體從之其氣和調而鬯達流行於營衛之間而足以禦風雨寒暑之變故其爲人也不病雖有病也不死不善養生者消善心而長惡心猶朝廷之上進小人而退君子也小人爲政天下逆之惡心爲主四體違之其氣繆盭而底滯非但不足禦風雨寒暑之變甚者挾吾

心而妄行爲狂易之疾。故其爲人也恒病。病輕者以之重。病重者以之死。及其將死。則血氣消耗。筋骨解散。奄奄於牀。第之間。并向所謂惡心者。亦寢微寢弱。十不存一矣。此猶小人既敗壞其國家。而其身亦從之也。故古語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夫將死而言善。何也。其惡心不復存也。然則人之所以病者。可知矣。君子知醫之不足恃。藥石之無益。惟有長其善心。消其惡心。使太和之氣洋溢於其中。而薰蒸乎四肢。顏色悅懌。須髮鬢黑。骨節堅強。壽命久長。大命既至。吾歸吾真。修短隨化。命之曰大順。

九宮衍數

俞樾稊纂第四十六

德清俞樾

先舅氏姚平泉先生嘗示樾衍疇一卷。大旨謂洪範九疇本乎洛書。自一至九。洛書數也。因而重之。自一至九九。又因而推衍之。爲九九八十一圖。五居中宮。土也。木火金水四者。土皆能生之。皆能克之。又欲易二七爲金數。四九爲火數。以合方位。且謂樾曰。吾此書粗具大略。老不能成矣。子其爲我成之。然自先舅氏之沒。至今二十年。樾雖嘗研求其理。卒亦不能成書也。因念少時爲先舅氏所愛。有天才之歎。以季女妻之。卽姚夫人也。今夫人亦先我而長逝矣。追惟

疇曩彌增悽悼因存其圖於俞樓襍纂中聊以副先
 舅氏之遺意焉惟世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太一行
 九宮之法非洛書也於洪範更無涉故易其名曰九
 宮衍數云

宮九 二七六
 一宮 九五一
 數本 四三八

因而重之
 九九五
 四三三
 四三八

俞樓襍纂卷四十六

衍為八十一圖

二七六 三七八 一六二	二七六 四九八 二七三	二七六 五九一 四三二	二七六 六八四 三二一
二七六 四九八 二七三	二七六 五九一 四三二	二七六 六八四 三二一	二七六 七七八 一六二
二七六 五九一 四三二	二七六 六八四 三二一	二七六 七七八 一六二	二七六 八七一 五九四
二七六 六八四 三二一	二七六 七七八 一六二	二七六 八七一 五九四	二七六 九六五 四三二

樓四十一

二

四	四	九	九	二	二
三	三	五	五	七	七
八	八	一	一	六	六

五居中宮之圖九

六	五	二	一	四	三
五	四	七	六	九	八
一	九	三	二	八	七

七	五	三	一	五	三
六	四	八	六	一	八
二	九	四	二	九	七

八	五	四	一	六	三
七	四	九	六	二	八
三	九	五	二	一	七

九	五	五	一	七	三
八	四	一	六	三	八
四	九	六	二	二	七

一	五	六	一	八	三
九	四	二	六	四	八
五	九	七	二	三	七

二	五	七	六	九	三
六	四	三	六	五	八
六	九	八	二	四	七

五	五	八	六	一	三
二	四	四	六	六	八
七	九	九	二	五	七

四	五	九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三	二	六	七

五	五	一	一	三	三
四	四	六	六	八	八
九	九	二	二	七	七

六居中宮之圖九

八	七	四	三	六	五
七	六	九	八	二	一
三	二	五	四	一	九

六	六	二	四	四
五	五	七	九	九
一	一	三	八	八

九	七	五	三	七	五
八	六	一	八	三	一
四	二	六	四	二	九

七居中宮之圖九

一	七	六	三	八	五
九	六	八	四	一	九
五	二	七	四	三	九

二	七	七	三	九	五
一	六	三	八	五	一
六	二	八	四	四	九

二	六	七	二	九	四
一	五	三	七	五	九
六	一	八	三	四	八

七	六	三	二	五	四
六	五	八	七	一	九
二	一	四	三	九	八

三	六	八	二	一	四
二	五	四	七	六	九
七	一	九	三	五	八

八	六	四	二	六	四
七	五	九	七	二	九
三	一	五	三	一	八

四	六	九	二	二	四
三	五	五	七	七	九
八	一	一	三	六	八

九	六	五	二	七	四
八	五	一	七	三	九
四	一	六	三	二	八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一	二	三	七	八

一	六	六	二	八	四
九	五	二	七	四	九
五	一	七	三	三	八

四	八	九	四	二	六
三	七	五	九	七	二
八	三	一	五	六	一

九	八	五	四	七	六
八	七	一	九	三	二
四	三	六	五	二	一

五	八	一	四	三	六
四	七	六	九	八	二
九	三	二	五	七	一

一	八	六	四	八	六
九	七	二	九	四	二
五	三	七	五	三	一

六	八	二	四	四	六
五	七	七	九	九	二
一	三	三	五	八	一

二	八	七	四	九	六
一	七	三	九	五	二
六	三	八	五	四	一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二	三	四	五	九	一

三	八	八	四	一	六
二	七	四	九	六	二
七	三	九	五	五	一

七	七	三	三	五	五
六	六	八	八	一	一
二	二	四	四	九	九

三	七	八	三	一	五
二	六	四	八	六	一
七	二	九	四	五	九

四	七	九	三	二	五
三	六	五	八	七	一
八	二	一	四	六	九

五	七	一	三	三	五
四	六	六	八	八	一
九	二	二	四	七	九

六	七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一	二	三	四	八	九

八居中宮之圖九

九	九	五	五	七	七
八	八	一	一	三	三
四	四	六	六	二	二

一居中宮之圖九

五	九	一	五	三	七
四	八	六	一	八	三
九	四	二	六	七	二

六	九	二	五	四	七
五	八	七	一	九	三
一	四	三	六	八	二

七	九	三	五	五	七
六	八	八	一	一	三
二	四	四	六	九	二

八	九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一	九	六	五	八	七
九	八	二	一	四	三
五	四	七	六	三	二

二	九	七	五	九	七
一	八	三	一	五	三
六	四	八	六	四	二

三	九	八	五	一	七
二	八	四	一	六	三
七	四	九	六	五	二

四	九	九	五	二	七
三	八	五	一	七	三
八	四	一	六	六	二

八	八	四	四	六	六
七	七	九	九	二	二
三	三	五	五	一	一

九居中宮之圖九

二	一	七	六	九	八
一	九	三	二	五	四
六	五	八	七	四	三

三	一	八	六	一	八
二	九	四	二	六	四
七	五	九	七	五	三

四	一	九	六	二	八
三	九	五	二	七	四
八	五	一	七	六	三

五	一	一	六	三	八
四	九	六	二	八	四
九	五	二	七	七	三

六	二	六	四	八
五	九	七	二	九
一	五	三	七	八

七	一	三	六	五	八
六	九	八	二	一	四
二	五	四	七	九	三

八	一	四	六	六	八
七	九	九	二	二	四
三	五	五	七	一	三

九	一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二	三

一	一	六	六	八	八
九	九	二	二	四	四
五	五	七	七	三	三

二居中宮之圖九

三	二	八	七	一	九
二	一	四	三	六	五
七	六	九	八	五	四

四	二	九	七	二	九
三	一	五	三	七	五
八	六	一	八	六	四

五	二	一	七	三	九
四	一	六	三	八	五
九	六	二	八	七	四

六	二	二	七	四	九
五	一	七	三	九	五
一	六	三	八	八	四

七	二	三	七	五	九
六	一	八	三	一	五
二	六	四	八	九	四

八	二	四	七	六	九
七	一	九	三	二	五
三	六	五	八	一	四

九	二	五	七	七	九
八	一	一	三	三	五
四	六	六	八	二	四

一	二	六	七	八	九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二	二	七	七	九	九
一	一	三	三	五	五
六	六	八	八	四	四

三居中宮之圖九

四	三	九	八	二	一
三	二	五	四	七	六
八	七	一	九	六	五

五	三	一	八	三	一
四	二	六	四	八	六
九	七	二	九	七	五

六	三	二	八	四	一
五	二	七	四	九	六
一	七	三	九	八	五

五	三	三	八	五	一
六	二	八	四	一	六
二	七	四	九	九	五

八	三	四	八	六	一
七	二	九	四	二	六
三	七	五	九	一	五

九	三	五	八	七	一
八	二	一	四	三	六
四	七	六	九	二	五

一	三	六	八	八	一
九	二	二	四	四	六
五	七	七	九	三	五

二	三	七	八	九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四	五

一	六	六	五
八	四	九	九
三	二	二	七
三	二	七	七

四居中宮之圖九

一	三	四	五	六	八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一	三	四	五	六	八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一	三	四	五	六	八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一	三	四	五	六	八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六	七	八	九	十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金剛經訂義

俞樓禪纂第四十七

德清俞樾

其一

第二分云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按心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住者住此心也降伏者降伏此心也俗解謂真心
 當住使之不退轉妄心當降伏使之不擾亂分別為二
 殊失語氣且非如來立教之旨也下文佛言應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然詳通篇所言言住者多言降伏者少
 蓋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皆以不住
 為住以不住為住則即住即降伏矣其義莫明於第十

七分所言此一分本是申說前義語較簡而意轉明也
其文曰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
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
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按我應滅度一切衆生卽所謂
應如是住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
者卽所謂應如是降伏其心也得此數語覆讀第三分
則文義了然矣故第四分未云菩薩無住相布施又云
菩薩但應如所教住上文住爲一義降伏爲一義而此

文不及降伏蓋言但應如所教住則卽住卽降伏矣俗
解不知謂此住字作止字解不住之住作染著解殊失
其旨今以儒理言之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
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卽所謂應如
是住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
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卽所謂應如是降伏其心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
伎不求何用不臧卽所謂應如是住也子路終身誦之
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卽所謂應如是降伏其心也蓋
儒者之言曰實若虛而此經亦言無實無虛若無所住

則涉於虛矣而有所住則又滯於實矣故應如是住又應如是降伏其心儒理佛理一以貫之

其二

第八分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盼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甯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何以故是福德卽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按性字疑衍文也是福德卽非福德乃無實無虛之義第十九分云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盼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當作實有傳寫倒也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

說得福德多兩文語意相近可以發明此云是福德卽彼所云福德實有也此云非福德卽彼所云福德無也此云是福德卽非福德是故如來說福德多彼云若福德實有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語有繁簡意則一也今衍性字則福德與福德性區而爲二矣福德在外福德性在內既有內外之分自有是非之判凡夫皆能言之豈得爲如來無上甚深之妙旨哉俗解云此等福德是身外享用與我真性全不相關卽非福德出於性中者以是爲解失之淺矣今以全經體例求之第五分云如來所說身相卽非身相豈

有兩身相邪第八分云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豈有兩佛法邪十三分云佛說般若波羅蜜卽非般若波羅蜜豈有兩般若波羅蜜邪推之十四分云是實相者卽非實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十七分云所言一切法者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第十八分云如來說諸心者皆爲非心是名爲心第二十分云如來說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二十三分云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第三十分云如來說一合相卽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三十一分云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卽非法相是名法相全經中如此者甚多並與此

文是福德卽非福德是故如來說福德多文義一律足證性字之衍矣而尤有可切證者第三十分云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卽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以是言之微塵衆非實有故非微塵衆然則福德亦非實有故非福德愚以第十九分所云若福德實有如來不說得福德多證此文所云是福德卽非福德是故如來說福德多以經解經塙有明證矣蓋此經大旨在於無實無虛惟其無實無虛是以卽非卽是所謂應如是住應如是降伏其心也俗解謂住者住其真心降伏者降伏其妄心故於此文福德

下增性字見福德是妄福德性是眞理雖可通而於全經語意殊不一律徒生葛藤無當經義

其二

第十四分云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按眞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皆易解說獨所謂如語者不易解說俗解云默契眞如之語苟爲推美未合經義愚謂如語卽眞語實語亦卽不誑語不異語也如者如其眞如其實也如其眞如其實則不誑矣眞無一眞實無一實則不異矣今淺言之則曰一二則曰二不增不減所謂如也一則眞一二則眞一是謂之

眞一實有一二實有二是謂之實是故如語卽眞語實語也增一爲二減二爲一是謂之誑可增爲二卽可減爲一可減爲一卽可增爲二是謂之異是故如語卽不誑語不異語也然則眞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實不外乎如語而已矣推而言之如來之名卽由於此第十七分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所謂如義者如其義而止不增不減也此如來之所以爲如也然則何以言如來第二十九分云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以是言之如來者實無所有故來去坐臥皆不

足見如來欲見如來當於無來無去見之無來無去則無有也既無有矣安有如來所謂如來者就來者言耳譬如空室之中懸一明鏡其中無有也而人之來者見爲人物之來者見爲物各如其來者而已矣此所謂如來也雖然此非獨佛理如是雖儒理亦然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昔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爲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爲宰我子貢有若而夫子不知也然則孔子亦如

來也

其四

第二十六分云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按第三分云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是須菩提已知三十二相之不足以見如來矣何以至此又言以三十二相觀如來邪世有爲之說者曰其言不可以相見者謂色卽是空也言可以相觀者謂空卽是色也愚按此說美矣而有未盡須菩提之意蓋以見與觀不同見者彼

與我見也觀者以我觀彼也如來爲希有世尊宜示我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豈徒以三十二相示我哉故不可以相見也若以我觀如來則所謂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者我何從知之得其相而觀之是亦足矣故欲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孔氏之徒亦知夫子之道非徒以文章見矣卽須菩提所謂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也而鄉黨一篇備記孔子飲食居處衣服之制以示後世則又須菩提所謂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矣佛言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轉輪聖王則是如來又說偈

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蓋如來所與人見者不在此則人之觀如來者亦當不在此而在須菩提之意則固非前後兩歧也

其五

第二十七分云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按自第三分云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

非菩薩自此以下皆說無相之義至上第二十六分云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則
不啻大聲而疾呼矣乃接此分又言如來以具足相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則與第十四分所云菩薩應
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大相背謬矣
解者云佛恐人執無棄有令後人入道無門故又有此
言蓋相不可執亦不可毀也其說固亦有見然如第十
四分云信心清淨則生實相是實相者卽是非相固已
舉卽色卽空之旨明以示人諸分中發明此義者不一

而足何必又贅此數語邪若謂自此以上明相之不可
有自此以下明相之不可無然至三十一分仍云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
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至三十二分又以不取於相四字
總結全經是此經首尾無非發明無相之義獨此數言
爲歧出矣愚反復推求而知此文之有衍字也蓋莫作
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此兩句中衍不字何以故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此兩句中衍何以故三字
經云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此正言之也又云須菩提莫作是念

樓四十七
如來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反言之也云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說諸法斷滅此正言之也又云莫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此反言之也反復相明無非發明無相之義因誤衍四字遂與經義乖違學者所宜訂正不可曲爲之說也

一笑 俞樓襍纂第四十八

德清俞樾

新唐書藝文志小說家類有邯鄲涑笑林三卷何自然笑林三卷又有會昌解頤四卷今其書不傳不知所載何事大率供人噴飯者也太平廣記嗤鄙部所載如癡堵弔喪爭鬪嚙鼻皆出笑林未知卽此諸家之書否夫古人著書期於明道若止以供一笑而已又何足傳乃讀釋氏之書有所謂百喻經者意存諷勸而詞涉詼諧如造樓磨刀賣香賭餅之類皆可采入笑林然則撫掌啟顏之錄其卽發矇振聵之資乎余流覽古書知古文章家自有此一體因憶曩時少

年與朋輩讌聚談諧間作軒渠大噱旁若無人迄今思之如在目前而霄漢故人半歸黃壤余亦衰病興會索然不復能為康駢之劇談矣清夜不寐追憶舊聞得十餘事錄為一卷即題之曰一笑莊子不云乎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余近者朝欲暮惜愁環無端求有此四五日而不可得故於襍纂中存此一卷排積慘而求暫歡莞爾之餘彌復喟然矣有客至主人具蔬食客不悅主人謝曰家貧市遠不能得肉耳客曰請殺我所乘之騾而食之主人曰君何以

歸客指階前之雞曰我借君之雞乘之而歸

同年戚英甫太史說

甲與乙不相識也甲問乙姓乙曰孫乙因問甲姓甲曰不敢乙曰問君之姓君何謙歟甲固稱不敢乙固問之甲曰祖乙始悟其以姓為戲也乃曰此亦何傷乎不過

君祖我孫我孫君祖而已

李薇生觀察說

有人延師教其子而館餐殊菲頓頓冬瓜而已師語主人曰君頗嗜冬瓜乎主人曰然其味固美且有明目之功一白主人至館中師凭樓窗眺望若不見者主人自後呼之乃謝曰適在此看都城演劇遂失迎迓主人訝曰君何言歟都城演劇此豈得見師曰自喫君家冬瓜

目力頗勝

同年商華伯太守說

一人素好詼諧有眾人勦之使作主人乃具柬相訂云詰旦音樽小敘眾意其必以音樂侑觴及客至就坐則惟冬瓜兩大槃清湯一盃而已客異之舉箸大啖槃盃皆罄續設又如初既罷客請曰今日良宴樽則有之音在何處主人笑曰諸君尚未喻乎指槃盃曰冬冬湯冬

冬湯

同年邵汴生侍郎說

俗以喜人面諛者曰喜戴高帽有京朝官出仕於外者往別其師師曰外官不易為宜慎之其人曰某備有高帽一百逢人輒送其一當不至有所齟齬也師怒曰吾

輩直道事人何須如此其人曰天下不喜戴高帽如吾

師者能有幾人歟師領其首曰汝言亦不為無見其人

出語人曰吾高帽一百今止存九十九矣

潘季玉觀察說

有延師教其子者師至主人曰家貧多失禮於先生奈

何先生曰何言之謙僕固無不可者主人曰蔬食可乎

曰可主人曰家無臧獲凡洒掃庭除啟閉門戶勞先生

為之可乎曰可主人曰或家人婦子欲買零星什物屈

先生一行可乎曰可主人曰如此幸甚先生曰僕亦有一

言願主人勿訝焉主人問何言先生曰自媿幼時不

學耳主人曰何言之謙先生曰不敢欺僕實不識一字

同年勒少
仲中丞說

南人至北多苦於口音之齟齬有孝廉乘車偶失其履

使其車夫取之疾呼曰鞋子鞋子其音鞋如孩車夫怒

曰吾年長矣尚呼我孩子乎孝廉知其不達乃易其音

曰鞋鞋音又如爺車夫拱手曰不敢

吳文南
大令說

有一老生每聞人言輒搖首曰淡而無味一日與客言

問客曰有新聞乎客曰昨暮鹽船與糞船相觸鹽船破

所齎之鹽盡傾入糞船中矣老生亦搖首曰淡而無味

同年王文
勤公說

有官巡檢者傲其妻曰我與巡撫匹也一日巡撫過其

境妻施從而瞞之則伏謁於道左歸而怒其夫曰汝詒

我也巡檢曰此我敬客耳若我至彼彼亦如此

以下諸
事均不

記談者
姓名

一賈人子性不慧年長矣猶讀大學每日誦右傳之幾

章賈人所習聞也有友問賈人曰令子如此長成矣曾

讀左傳否賈人曰左傳已竟今讀右傳

有二人短於視而皆諱言之喜以目力自多一日聞某

家於神廟懸扁乃先偵知其字是日入廟一人仰視曰

美哉赫聲濯靈四大字也一人曰尚有字君未之見

乃某年日月某書也正其誇詡旁有一人問曰爾君云

何告以所見其人笑曰扁尚未懸何處有字
有富家子問於師曰一字如何寫師曰一畫二字如何
寫師曰二畫三字如何寫師曰三畫乃大悟曰天下之
字可一以貫之矣適其父欲延一書記之友子曰何必
多費我優爲之父甚喜一日使其書來招一姓萬者久
之不得父屢使人促之子恚曰何字不可姓乃必姓萬
吾畫之半日尙未得其半也
甲性遲緩乙性躁急相遇於塗各低頭而揖甲揖畢而
起已失乙所在回顧則乙在其後呼甲曰君尙在此歟
吾適往十里亭送客而歸也

有漁婦素不蓄鏡每日梳洗以水自鑒而已其夫偶爲
買一鏡歸婦取視之驚告其姑曰吾夫又娶一新婦來
矣姑取視之歎曰娶婦猶可奈何并與親家母俱來
有人生二子長子以醫爲業次子以下爲業其鄰則賊
也一夕穴壁入其家爲二子所獲賊跪而求其父曰願
使二郎罵我勿使大郎打我父問故曰我不畏二郎之
口而畏大郎之手

口而異大順之手... 與二酒... 此一... 亦入... 矣... 員一... 有...



說俞 俞樓襍纂第四十九 德清俞樾

說文舟部俞空中木為舟也從△從舟從𠃉水也
按此俞字之本義也而書傳中罕有用其義者淮南
子汜論篇曰乃為窳木方版以為舟航似段窳為俞
然俞者空中木為舟之名而窳木者猶易云剡木也
則固有虛實之分矣已卯之春徐花農孝廉為余造
一小舟於西湖欲襲余吳下曲池中小浮梅檻之名
又擬從余之姓題為俞舫余因署以四字曰小浮梅
俞此則用其本義矣
其見於經籍之最古者尚書堯典篇帝曰俞枚傳曰俞

然也

按俞然爾雅釋言文也俞者然之聲此有其聲而無其義然聲音亦隨世變夏商之書無曰俞者矣禮記內則篇曰男唯女俞則記人之時俞為女子之應聲知男子應聲久不作俞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於是天子傴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此襲用古語耳非漢時尚有此聲也至漢書禮樂志星留俞塞隕光師古曰俞答也似即俞然之古義然竊謂此俞字當讀如以周切之掄廣韻十虞羊朱切有掄字與俞同音十八尤以周切又有掄字乃一聲之轉也留俞疊韻

不當如師古所說又易訟九四掄安貞釋文引鄭注曰掄然也似亦謂段掄為俞者然如鄭義實近不辭集解引虞翻曰掄變也義長於鄭矣

靈樞經曰脈之所注為俞

按此據內經素問欬論篇王冰注所引也脈之所注得有俞名蓋取中空之義雖非本義而實本義之引申也考靈樞經九鍼十二原篇其字作腧其文曰五藏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府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為井所溜為榮所注為腧所行為經所入為合二十七氣所

行皆在五腧也說文無腧字以其為脈之所注故從肉作腧耳肝之俞曰大衝心之俞曰大陵脾之俞曰大白肺之俞曰大淵腎之俞曰大谿此五藏五俞也膽之俞曰臨泣胃之俞曰陷谷大腸之俞曰三間小腸之俞曰後谿三焦之俞曰中渚膀胱之俞曰束骨此六府六俞也並詳素問氣穴論篇注而欬論篇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痺論篇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是又以俞專屬五藏而不屬六府大率對文別而散文通也氣穴論篇又有熱俞水俞膏俞背俞膺俞之名醫經具存故不備說

其假借字則為瘡

荀子解蔽篇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瘳則必有敝鼓喪脈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楊倞注曰俞讀為愈按說文艸部瘡病瘳也則俞者瘡之假字楊讀為愈非也

又為踰

史記蒙恬傳若知賢而俞不立索隱曰俞即踰也又荀子仲尼篇俞務而俞遠楊注曰俞讀為愈愚按說文足部踰越也小司馬讀俞為踰得之楊讀俞為愈非也說文無愈字或以為即愉之變體未知然否而

樓四十九
自唐以來經典相承通用愈字如孟子今病小愈小
雅政事愈蹇字並作愈故楊氏於俞疾之俞俞遠之
俞並讀爲愈矣淮南子原道篇火逾然而消逾亟其
字作逾按說文走部逾遽進也遽踰也是逾踰義通
又爲愉

莊子天道篇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按卽
愉愉也儀禮聘禮記私覲愉愉焉釋文作俞俞是其
證

其於地名爲先俞

史記趙世家反至分先俞於趙徐廣注引爾雅曰西

俞鴈門按爾雅釋地北陵西隄鴈門是也旣爲北陵
安有西隄之名古字止作先俞先之爲西聲之轉也
俞之爲隄形之變也廣韻十虞羊朱切有愉字云愉
次山在鴈門則字又變作愉

爲俞山

水經漆水篇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
渭按說文水部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然
則俞山豈卽岐山歟山海經西山經曰踰次之山漆
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則其字又作踰

爲俞水

史記司馬相如傳巴俞宋蔡集解引郭璞曰巴西閬
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武募取以平
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其字亦作渝常
璩巴志曰閬中有渝水蠻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
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
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說文欠
部新附有歛字引切韻云巴歛歌也字又作歛蓋字
本作俞因其爲水名而從水作渝因其爲歌名而從
欠作歛滋乳寢多矣至說文水部渝篆一說解一曰渝
水在遼西臨俞東出塞此與巴俞絕遠非一水也

爲俞縣

漢書高惠高后功臣表有俞侯呂它俞侯欒布師
古並曰音輸考地理志清河縣有郇縣師古亦曰音
輸俞卽郇也以其爲邑名故從邑耳說文邑部亦有
郇篆然說文邑部之字古書往往無邑旁也至如王
莽改甯川國之劇縣爲俞縣此不足錄又漢志益州
郡有俞元縣二字爲名非專取俞義亦姑弗及焉
其於人名爲俞跗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
正義並音與附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漢書藝文志經

方家有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而古今人表無俞跗素問一書載黃帝與歧伯問答之語居十之九閒亦及雷公鬼與區而俞跗無一語焉何也惟靈樞經五變五味論勇論痛諸篇並稱黃帝問於少俞豈卽俞跗歟竊嘗論之俞跗殆卽鬼與區也俞跗索隱正義並音與附則與與區之與固同音矣附與區古韵同部玉篇云說文附音蒲口切而左傳豆區之區僕區之區並音烏侯反則附與區音亦相近也淮南子本經篇以相嘔附嘔附疊韵語也說文自部附婁小土山也史記滑稽傳甌婁滿篝正義曰高地

狹小之區附婁與甌婁一也此皆付聲區聲相近之證也鬼與區三字本有聲而無義緩言之曰鬼與區急言之曰俞跗古今人表有鬼與區無俞跗是可明其爲一人矣後世以俞跗爲俞氏之鼻祖吾斯之未敢信

爲俞兒

莊子駢拇篇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釋文云俞兒音榆司馬云古之善識味人也淮南云俞兒狄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一云俞兒黃帝時人狄牙則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一云俞兒亦

齊人淮南子一本作申兒疑申當作與以上並莊子
釋文語俞兒亦作與兒則俞跗之卽鬼與區又一證
矣
又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
闐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
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
其不濟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
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
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此則
又爲山神之名與識味之俞兒別姑附於此

爲離俞

山海經大荒南經赤水之東爰有離俞郭璞注曰卽
離朱按海外南經狄山有離朱注曰木名也見莊子
乃徧考莊子之書無木名離朱者至離朱二字則屢
見駢拇篇曰而離朱是已眩篋篇曰膠離朱之目而
天下始人含其明矣駢拇篇釋文曰離朱司馬云黃
帝時人百步見秋豪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
離婁然則離朱卽離婁人名也非木名也及讀天地
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
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始知郭氏所謂見莊子者即此文也山海經之離朱自是木名莊子之離朱自是人名乃離朱之木在赤水之東而莊子所謂使離朱索之亦在赤水郭意莊子託木名爲人名故云然也俞朱婁一聲之轉離婁可作離朱則亦可作離俞木名人名固不必拘矣爲鰥俞

列子湯問篇鰥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張湛注曰鰥余未聞也殷敬順釋文則云古之聰耳人也按上文云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注亦云子羽未聞愚則疑子羽即師曠

也鰥俞即離朱也師曠字子野見昭八年左傳野與羽古韻同部詩燕燕篇七月篇鴻雁篇並以野與羽爲韻是其證也故子野亦作子羽矣鰥俞猶離俞也愚謂離俞即離朱則鰥俞亦即離朱也鰥與離聲之轉也據說文趨讀若池恍讀若移並其例也疑列子原文本作鰥俞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子羽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後之讀者知鰥俞即離朱子羽即師曠乃旁注離朱師曠字而傳寫誤入正文又誤移易其次耳

在春秋時則衛有甯俞

甯武子也

鄭有堵俞彌

見僖二十四年左傳

公子俞彌

鄭文公娶于蘇而生者也見宣三年左傳馮繼先春

秋名號歸一圖則以堵俞彌公子俞彌為一人

其為姓也在列子之書有俞氏之醫

列子力命篇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

氏三曰盧氏據此則戰國之時已有俞氏矣然莫詳

所自出玉篇舟部云俞弋朱切空木為舟也又姓廣

韻十虞羊朱切俞字云然也蒼也說文作俞空中木

為舟也又姓又恥呪切按廣韻一書於氏族頗詳而

於俞姓不詳所出然則俞姓所出自唐以前未有能

言之者也俗說乃以伯牙為俞姓此不知所本按呂

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高誘注曰伯

姓牙名鍾氏期名悉楚人也是伯牙姓伯安得以為

姓俞乎二子皆楚人蓋鍾子期者鍾儀之後伯牙者

伯州犁之後未敢附會以為衰宗之光也

別為丑救切之俞氏

按廣韻於又姓之下乃云又恥呪切則知俞之為姓

是羊朱切非恥呪切唐以前舊讀然也而四十九宥
丑救切又有俞字注云姓漢有司徒掾俞連則俞連
之俞讀丑救切而不讀羊朱切連之爲人不可考未
知其所以得姓之由來也而後世遂別其字爲俞郭
忠恕佩觿云俞有丑救弋駒二反俗別爲俞是有俞
氏又有俞氏矣殆其子孫所以自別於俞氏字書無
之不可從也

又別爲孫氏

三國吳志宗室傳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
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裴休

之注引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爲
孫按如吳志則河本俞氏子而賜姓孫如吳書則河
固孫氏子也二說未詳孰是先兄福甯君娶于孫嘗
謂余曰安知俞孫非一姓乎余則引吳書說以解焉

又別爲喻氏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有喻氏姓一條曰芸閣姓苑云
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裔緒左
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別立族爲渝氏歷秦漢
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
因爲喻氏愚按宣三年左傳鄭文公又娶于蘇生子

瑕子俞彌俞彌早卒其字作俞不作渝且未嘗爲周
司徒姓苑之不足信一也漢景帝六年皇后薄氏廢
七年立皇后王氏中元二年避諱則所避者王皇后
也史不詳其名字然漢時遼西郡有臨渝縣未聞更
名則漢時不諱渝也姓苑之不可信二也能改齋漫
錄又引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譔西
河記三卷愚按隋書經籍志西河記三卷記張重華
事晉侍御史喻歸譔然晉書張重華傳康獻皇后遣
御史俞歸進重華爲涼州牧重華謀爲涼王不受詔
歸曰先王之制異姓不得稱王重華遂止是喻歸實

俞歸也愚疑喻氏乃俞氏之別而俞氏爲鄭公子俞
彌之後容或可信俞彌雖云早卒然僖二十四年鄭
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注雖云堵俞彌鄭大
夫而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謂卽公子俞彌既能
帥師則非殤可知以先文公而卒故云早耳俞氏之
出於俞彌或不妄也其後不知何故又別爲喻氏喻
氏之後不知其先由俞改喻而以爲由渝改喻遂改
俞彌爲渝彌與左傳不合矣

俞樾經始 俞樾襍纂第五十 德清俞樾
光緒三年秋九月曲園叟觴門下諸子於西湖詒經精舍之弟一樓
西湖詒經精舍有湖樓三楹志書所謂弟一樓也余自戊辰之歲始主精舍講席至是十年矣每春秋佳日必自吳下寓廬至西湖精舍多或一二月少或一二旬歲以爲常是歲以八月下旬至以九月上旬返葢旬留不逾旬日然門下諸君日有至者亦極一時之盛余偶具酒食招同諸子作竟日聚其次日余卽返棹矣

俞樾經始 俞樾襍纂第五十

德清俞樾

光緒三年秋九月曲園叟觴門下諸子於西湖詒經精舍之弟一樓

西湖詒經精舍有湖樓三楹志書所謂弟一樓也余自戊辰之歲始主精舍講席至是十年矣每春秋佳日必自吳下寓廬至西湖精舍多或一二月少或一二旬歲以爲常是歲以八月下旬至以九月上旬返葢旬留不逾旬日然門下諸君日有至者亦極一時之盛余偶具酒食招同諸子作竟日聚其次日余卽返棹矣

王子夢薇作俞樓秋集圖寄曲園叟於吳下

夢薇作是圖并跋其後曰湖壖有精舍也主之者爲吾師俞曲園先生舍故有樓以吾師故羣稱之曰俞樓樓面湖環之皆山吾師歲凡兩莅今歲之秋以八月至沈蘭舫孫漁笙徐花農鄔樸仙諸同門咸集於樓吾師時出酒食飲食之聚首浹辰而吾師還吳下漁笙目是集也當期之來歲予嫺繪事盍圖之鼎曰諸

汪子子喬書俞樓二字將縣之詁經精舍王子夢薇以告曲園叟一止以書再止以詞

夢薇來書云秋閒承賜食精舍退而與漁笙花農樸僊諸子謀之繪俞樓秋集圖一幅一寄吳下曲園一存西湖精舍復與花農商量擬爲西泠添設八景如阮墩漁唱彭庵禪燈薛廬聽泉俞樓延月等類然花農亦許久未晤故未議定也聞子喬已篆書俞樓兩大字將榜之精舍樓頭矣
曲園叟書曰曩者湖樓小集乃承諸君子播之丹青形之歌詠可謂妝嫫費臙矣慙媿慙媿雖然繪圖題詩可也若以俞樓二字榜之精舍則大不可僕偶承詁經之乏爲第一樓暫作主人雁爪雪泥偶然寄跡

爾來學業日就荒疏行且謀引去數年後樓猶是也
樓中人不知張王李趙矣豈可妄據爲己有乎此榜
一縣外閒必有議論務望轉致子喬勿重吾咎或者
諸君妙繪妙詠翰墨流傳異時更有好事如諸君者
補作小樓以存舊蹟則子喬所書之榜頗可焜耀楹
楣然其事未必有卽有之亦當在五百年後矣

曲園叟又爲哨徧詞寄門下諸子曰講舍數楹高據
聖湖緊傍孤山趾登小樓一望眾峰低撲簾旌無邊
蒼翠柳乍穉吾來縱尋春色沙隄十里垂楊裏俄菊
徑添黃桐陰減綠秋光清麗如此喜故人三兩共尊

壘直坐到南屏暮鐘催便算秋來雅集俞樓遂成約
事 噫君試思之此樓於我遠廬耳天地吾逆旅樓
中人更如寄任李趙張王殷翁柳老推排遞向樓頭
倚吾坐擁皋比於茲十載行雲流水而已仿庾樓姓
氏此畱題又只恐徒貽後人嗤啓爭端謝墩何異平
生空洞無物萬事皆遊戲卽如吳下荒園一曲亦與
郵亭等視刻舟求劍豈非癡到秋風且來同醉
於是徐子花農議建俞樓以書來告

其書曰前汪子喬同年擬於第一樓題榜繫以吾師
姓氏琪以爲此非所宜也宜別建俞樓爲湖上添一

勝蹟已與夢薇議之日內當往相度或三潭印月或六一泉室不必多而襍蒔花木凡春秋異卉每有搆得者皆樹於此不數年蔚然可觀矣

又一書曰頃已卜定六一泉之西矣土木之費固不可太多亦未可過陋有人言寺東地狹較易爲力然逼近蔣祠似乎不安吾師卓然傳人豈必轉有所依傍乎是以琪意仍在寺西也近來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若無一人倡率必致無成琪亦知此事非易然不可再緩今已擇日興工先將圍牆築就然後造屋其餘或亭或廊俟吾師隨後酌添但先以樓爲主耳

又一書曰樓圖已定而陰雨至今未霽總須晴後興工前面不作門樓後面之樓作湖船式庶異尋常三閒之俗格也

四年夏四月始築俞樓其年晉豫大無曲園叟移書徐子請停樓工徐子不可

曲園叟書曰前日一書略言樓工宜停未盡其說今更詳之夫露臺白金之產漢文所惜也况我輩蟻蝨乎宜停者一如果時局從容則借此裝點湖山未始不可今西北奇荒議者至欲捐諸生膏火以賑之而鄙人忝擁皋比乃於艱難之日興此不急之工是重

吾不德也宜停者二所釀之資並未齊全而先取之錢肆此日雖有取攜之便異時恐成賠累之端宜停者三且物忌太盛鄙人何德何能而可據此湖山勝地僻廬成而慰農去矣恐俞樓成而鄙人亦將不來也宜停者四鄙意牆垣業經築就則已籠有其地請俟數年之後足下大得意之時爾時鄙人海山兜率或已別有歸宿足下抒懷舊之情修踐言之信再謀卜築重起樓臺則諸君子風義與樓俱高而鄙人之姓名亦與樓並永較之此時勉強圖成以諸君子見愛之盛情而或適以爲速謗招尤之地相去萬萬也

花農復書曰奉初八日手書有四宜停之說此事在諸生請停膏火之際因時抒論自徵卓識今既院課照常則樓工亦宜仍舊興辦其不宜停者一事出同門樂輸非強人所難錢肆挪移不過因釀資未齊借此以資挹注不致貽累將來今若停止則未輸者可以不收而已輸者轉無以償之其不宜停者二同門諸人一鼓作氣乘興而發若半途而輟必至解體而工役急於清結一時轉有竭蹶之虞其不宜停者三且琪奔走四方未能長此株守琪或一旦去杭踵而爲之者其力或勝琪十倍而布置一花一石未必能

樓五十一
五
如其之曲體匠心其不宜停者四且自興工以來周
松軒大令首先出示防護遠近諸人無不知之篙工
菱女爭望落成得鼓舫呼渡於其下設或罷工則上
女之興掃矣不止同門之太息也其不宜停者五茲
者上梁之期已定刻日可以畢工計八月中雪琴師
亦可到杭望衡對宇輝映湖山豈非一時盛事吾師
勿過於謙抑也兜率之論雖出達人然古之經師無
過康成今之林下無過隨園二人均以大耋之年享
林泉之福吾師必當同之何必爲莊叟寓言乎
是歲之秋退省翁巡江東下歸休乎西湖乃拓俞樓而

大之且爲築池

花農來書曰新築樓屋雖稱三間實止二間昨與雪
師往觀雪師擬於樓西駕飛檐一間於竹院之上若
過街樓者然又以照廳過狹擬增一椽其費皆雪師
所助其工人亦由彼處雇來不日可竣樓後鑿池純
是山骨前命工人估計非洋泉一百不可雪師發健
兒浚之親往督課劈石穿沙鷹鋤三折三日之間深
六尺餘六一之泉與西湖之水匯注於內清可見底
雪師巡行山徑手自種花又派將弁於階砌閒徧栽
書帶草琪爲誦東坡句云堂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

是鄭康成雪師喜曰誠哉是言也伏念此樓初建眾
論或頗難之今幸觀厥成又得雪師爲之點綴以名
臣爲名儒經畫可謂兩美矣
又一書曰湖上新添之斗室雪師又助洋泉二十可
敷用矣此次度地實有前緣琪去春得一夢夢乘舟
至一處石壁峭立下有一廟曰福祿寺右一門未啓
左一門曰碧霞由碧霞門而入中有古佛不裝金佛
之後有清泉出石壁下由泉側而至未啓之門見其
中樓臺曲折書城如堵有一鶴守之鶴項下有金牌
刻八字曰不遇其人不開此門方欲問何處忽焉而

醒今歲興工時見六一泉古佛不裝金與夢中恰合
及至泉所則石壁宛然夢中所見也因思門內之樓
臺書籍其湖樓之先兆乎故琪於斯役益勇於從事
當初勦之時恐工之不成故久而不言今幸竣矣不
能隱焉方琪之初生也先君夢一道士化爲鶴而生
琪故琪小字鶴根今夢中所見之鶴殆琪之前身乎
吾師之來未必載書而至所見千函萬軸必吾師腹
笥之儲也惟碧霞二字不可解今雪師來助其成雪
上有兩類乎霞字豈仙人之隱語乎
退省翁來書曰年華如水遭際多艱撫景興懷徒增

樓五十一
感慨弟每當殘年晚歲卽意緒蕭條忽忽不樂性使
之也今歲更甚到此無三日好畏風如虎向不近火
今圍鑪矣一冬晴暖孤負湖山卽林家消息亦未過
問昨始抖搜精神渡到尊樓周覽一過弟所添屋上
下四閒新近落成尊嫂借來儘教住矣月池亦已開
闢轉瞬燕子泥香花朝又近想早檢東琴書擬來湖
上此番攜帶什物必多於往年當命親兵在馬頭照
應搬運過壩免喚擔夫也

夢薇有俞樓瓢池記曰池以瓢名象形也古之名物
或以事或以形而形之類爲多李谷曰盤袁牖曰甕

皆是物也己卯之春同門諸子築俞樓樓背孤山山
之麓有地窪下乃就其窪而池之厥形如瓢卽名之
曰瓢池夫判瓠而爲瓢其爲物薄矣故其字從𠂔吾
師主講精舍歲僅兩至酌西冷之水而飲之𠂔然輕
舉其有類於瓢乎然瓢本瓠也其字從夸夸者大也
瓠亦謂之匏其字從包包則有包含之義吾師研經
之下旁及子史所著書二百餘卷漢人所謂邊孝先
腹便便其吾師之謂乎是非瓢而匏矣然顏子一瓢
飲千載慕之吾師寓吳下十稔不事生殖唯以著述
自娛有簞瓢樂道之風故茲池之名仍宜以瓢也池

樓五
雖小而鑿之頗不易池近山址四周皆石鋤者疲焉
時宮保彭公巡江南下素與吾師善發健兒鑿之不
日而成古語云百人輿瓢不如一人持之而走信夫
冬十二月俞樓成

花農來書曰樓工月內可畢嘉平五日邀諸同門集
於湖上一大會也其山上尚宜補一亭或六角或長
或方眾論未定以待來年

五年春二月退省翁疊石爲小山於其庭

庭中無一石來游者或私議之花農謀疊石爲小山
退省翁因物色於山之前後得石十五五命健兒

負之歸遂成小山落落有致

夢微有俞樓疊石記曰宮保彭公於樓後鑿池竣樓
之前坦然以平夷然而曠一枝兩枝之花疏疏焉三
莖五莖之草離離焉咸若無所附麗者公於是仰而
瞻俯而睨曰是又不可以無石復命健兒循山麓採
雲根大者如輪小者如匱長者如柱圓者如笮磬磐
焉困困焉委於樓之前公審以目擿以杖命以指一
時仆者起頑者靈僵者秀如蹲獅如臥虎如貌之躍
如螭之蟠奇而峻者峰矣繚而曲者岫矣幽而明者
洞矣一食之頃而丘壑具數弓之地而煙霞生噫何

神妙不測一至於斯也蓋公嘗以宇宙爲園林以河山爲泉石以生民爲卉木矣危者而使之安亂者而使之治枯者而使之潤夫亦一指顧閒耳今顧於區區者而神之歟且夫公在今日亦天壤間一巨石也其節堅得石之貞其志廉得石之介其性持重如石之鎮靜其量冲和如石之清靈是石之勝公皆具之又何怪乎反手而成奇觀哉烏乎樓之旁劣石猶多矣得我公提攜顧盼而攻治之而礪錯之將見砒砢瓦礫咸起廢立頑卓然自効於茲樓之下矣一疊石云乎哉

徐子又爲具小舟於湖曲園叟命之曰小浮梅俞

花農來書曰琪近來私爲函丈造一小舟前爲月洞門旁雕冰梅以存浮梅檻之意內有小榻後面爲玻璃窗左右短欄蔽以布幕可坐五六月擬製小額卽書小浮梅三字抑竟書俞舫乎請吾師定之
曲園叟跋浮梅俞曰花農爲吾造小舟成擬襲用余吳下曲池中小浮梅之名又擬名以俞舫余因合而名之曰小浮梅俞蓋俞之本義說文云舟也猶曰小浮梅舟云爾嗟乎人生斯世養空而浮當知我亦一俞也勿曰俞必屬我也

三月補築山上小亭

童子米生及吾長女壻王康侯爲之也花農曰是卽李敏達公西爽亭故址仍命之曰西爽

曲園叟自書三十八字縣之俞樓之前楹

其左楹曰合名臣名士爲我築樓不待五百年後此樓成矣其右楹曰傍山南山北沿隄選勝恰在六一泉側其勝何如

徐子爲俞樓記書而縣之壁

其文曰山水非自名也得人而名吾浙左江右湖爲東南勝渡江者必訪嚴灘泛湖者必登孤山夫嚴灘

乃富春之片瀨孤山特明聖之一阜而人顧往復流連者非徒以山水之勝蓋以子陵君復故也吾師曲園先生自中州還杜門卻掃一意以著書自娛其高潔不在兩賢下而羽翼經訓啓迪來學則又似過之然子陵有垂釣之臺君復擅巢居之閣而先生主講湖上課院而外未謀游息之區非所以慰山林也於是同門諸子度地於六一泉側得地數弓面湖枕岡極幽秀之趣其山卽孤山也與君復可把臂而語登山南望富春帆影落樽俎間而子陵釣磯出沒雲霧又如遙相揖讓者以先生而居此庶其宜乎爰乃披

榛翦棘依山築垣閒以修廊短籬四時花木雜蒔其中而以樓爲之主軒窗洞開可受三面之景南爲小軒以象湖艇北有曲欄登山山石嶙峋千態萬狀若與門下諸生環而聽講者然其上一平如砥可資觴咏昔李敏達建西爽亭謂孤山西麓有高阜如平臺當卽在此故仍爲小亭亦以西爽名之循石徑而下有滿月門可通六一泉泉側舊有亭館歲久頽廢余因葺斯樓屢經其地請於陽羨任筱沅方伯并東坡庵諸勝俱爲新之先生著書之暇與二三子禊飲其閒歐蘇之風恍然如遇是子陵君復而外又一嘉鄰

矣還入此門而南鑿一曲池先生於吳下營曲園名其池曰曲池此象其意也池南有便坐卽樓之北其西又爲斗室室南北向自北扉出則可遵徑以登山出其南則可循廊以達於湖少折而東則樓之前楹楹有聯云四圍花木多於屋萬卷文章著等身紀其實也方是樓之未築也先生每春秋一來卽課院之第一樓置酒爲樂同人習以爲常遂呼之爲俞樓并繪俞樓秋集圖將榜二字於上先生寓書止之事載春在堂詞集旣而俞樓之名溢於湖上漁歌樵唱至以薛廬彭菴蔣祠俞樓爲新景之四而增築斯樓之

議遂定先生雖貽書又阻而同志已堅不可回余遂經度其間規模粗定而游人之來觀者皆曰此俞樓也故卽以俞樓顏之而中丞梅篔巖師榜其門曰小曲園從先生吳下寓園之名也是歲之冬吾師雪琴宮保巡江東下駐節於西湖退省庵日與余扁舟往來其閒病其卑隘廓而大之又因池當山足石骨堅凝鑿者告疲乃發帳下健兒荷鋪從事分沙劈石三日而就山泉湖液交匯於此清澈可愛余以山石俱在後圃而前庭殊平衍擬疊石爲小山雪琴師笑而不答是夕卽親至山上搜巖採石命健卒僮荷以至

及次日余往視則師猶短衣草笠指麾其閒而庭際五峰巉然森立師笑謂余曰此峰天外飛來也余初議築樓頗懼觀成之不易今自經始至落成甫及十月又得雪琴師之助以名臣爲名儒經畫真西湖一名蹟矣異日先生至此與雪琴師望衡而居小子與及門諸君追隨其閒誦考槃之什賦招隱之詩豈非子陵君復再見於今日乎千載而後有人過此知爲先生講學之居則此樓以先生重而山水亦以此樓重得人而名之意其在斯乎是役也首勅其議者余與震澤王廷鼎鎮海孫瑛慈谿馮一梅仁和沈燦許

祐身錢塘汪行恭張大昌共贊其成者如臯薛受采
沈逢恩寶應王豫卿呈貢張善繼婺源程萬里天台
陳殿英山陰張鳳岡德清童寶善海昌蔣學溥富陽
俞蔚文仁和陳豪馮崧生錢塘王崇鼎高鵬年倪茹
孫禮煜以書來會者仁和潘鴻始終其事者仁和汪
培元沈金善隨雪琴師榮戟至此親課將作以竟斯
舉者上元張之銓善化章文彬蘄水孟名發余宗祿
備書之誌同契也光緒己卯三月門下士徐琪記

